

在閩以勸學為已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丕振此其驗也若寧夏先之巡撫大臣并臬司憲職悉以興學為首務故士子克自勵志奮身科目登其仕版者雖所居之位有崇卑所遇之時有先後皆推所學以修政立事皆知自重以修德檢身表表然於學校有光焉鳥可不勒名于石乎然名之所傳乃人之賢否所繫不可不慎且前輩逝矣今而未登仕籍未領薦書之士視先進之名當思所以自重而自立必口如其也賢而有能足以儀範於後進如某也不能無可否之議宜以為鑒取其醇而去其疵焉因嘆今日刻名之石非石也乃是非美惡之明鑑也後之視今正猶今之視昔吾輩後學由茲進身而繼勸于石設或一有齟齬於其間亦難免他日後輩之訾議必期立心之同務道之同而為大賢君子之歸可也若鹵莽成裂圖一時倖登科第列名于石藉以為榮而不思所以自重而成豈君子為已之學哉顧以篤勵士類各知自重而有所成也蓋相與悠諸

巡撫王時中撰儒學碑陰記

寧夏在坤輿西北為風氣

環流自古為諸夏藩屏至我聖朝號稱重鎮習俗通五方而尤知崇高節義宜多文士名賢自洪武以來登科目者近七八十人咸布列內外有聲望成化六年先巡撫都憲松江張公瑩嘗將司馬徐琦等刻名于石今五六餘紀字文剝落斷碣廢棄無以垂示將來似為缺典時中叨承上命巡撫于茲既三年適已卯開科得王師古等五人亦盛矣乎因令僉憲舒君表取堅珉以復并未錄者叙於上而以續開歲貢附之正亦繼宣此意焉耳時教授賈自綱訓導龐經元率諸生因請余言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令名無窮耻沒世之不稱正惟有實斯有名說者謂名為實之實不誣也故有實未有無其名者無其實而欲襲取成名不可得已曾何有形踪詭秘釣名於一時而可久乎此表裏相須自然之道耳若已往者或臺省而正或方岳而良或郡縣宣化或文學育才或有以諫諍顯及以廉退著者率皆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而

名各攸寓信哉照耀乾坤崢嶸今古邈不可尚無非
克盡所性之道而已月旦鄉評固有定價吾知諸君
子於此諒能砥礪節義進修事業如何而為忠如何
而為孝又如何而進必有裨於時退必無歎於心守
身體道庶幾乎希賢作聖不使有負於所生豈獨收
完名播永譽於一代耶參天地而為大觀山川而增
色顯晦大小亦安於正而後已若其要名寵以為通
計豐約於所溺患得失於自固雖聲聞赫赫而實或
不足是自失其所以為人之道亦必并其名而俱忘
之矣固非朝廷養士至意抑豈張公立石初心也哉
素以豪傑名者自當致擇於斯顧予何人
亦置贅語於碑陰特使觀者有所考云

參政李維禎撰巡撫都御史黃公嘉善重修儒學記

植不佞承乏秦督學使嘗入寧夏北負賀蘭山而黃
河自西徂東如帶紫之南有馬鞍山如玉几在憑其
外則鉅野蒼莽無際形家所稱最盛也諸邱第區宇
率右山而左水間登城望之疑其故長老練事者言
地有王氣令反其所鄉城缺東北隅城外諸渠綠漢
延唐來之舊而深廣之大小千有奇亦朱衣鑿方山
為瀆之意其民稼穡魚樵其士溫文而足智有荆揚
二州風國朝名士出獨自頃科目有間耳廣
厲功令董振鐸之故無廩餼請比內郡得給稍食迄
今垂三十年舉秦闈舉南宮者誠不乏人未能濟濟
繩繩如內郡也而中更遭逆賊之變死傷愁苦民不
聊生絃誦闕踈滋甚少司馬黃公蒞鎮六年承休明
之策建威靈之號名王稱藩保塞民狎其野所以瞻
察傷夷咻噢疾痛甚備童兒匹婦歡喜相賀若枚之
斗極而還之司命於是修學高靈星門左右各樹坊
翼之而斥廟南墀地若干尺其內則啓聖祠講堂學
舍之所以祀剝者撤而新之創為泮水為尊經閣覽
聖木石丹碧之精整棟宇詹阿門垣之壯麗儼然牆
高數仞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目謀四壁絲竹之聲
與耳謀而通六藝三千人身與之相揖讓論議也士
爭自濯磨以無負公德意登賢能書者應期出矣疇
昔門下士薦紳逢掖若而人函書布幣之晉陽請記

其事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文教為先昔文武伐
崇戲黎六師甫及而青莪棧樸譽髦斯士日勉勉焉
武王歸馬放牛戢干戈橐弓矢即求懿德以敷肆夏
而鎬京辟雍為首善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天保諸詩
治內采薇諸詩治外身下白屋之士吐哺握髮唯恐
失之周官司徒宗伯樂正司成之屬六德六行六藝
十有二教之法比閭族黨在在有官師子弟殊為綢
繆繁縟而其子孫封魯率由不忘大小從公於泮色
笑而教之順長道廣德心是以君子文事武備兼修
其小大有勇知方親上死長而不忍倍周卜年卜曆
遠過夏商而魯當楚漢之季絃歌不絕聲夫寧夏非
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耶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賴 明天子威德執訊獲醜而黃公楊旂和鑿
業已日臨博士之席問青衿之業為之張相其急而
掃更其弊補其闕遺文其固陋而作新其耳目振發
其意氣蓋公產山東習周公所以教魯而官朔方倣
周公所以治周非俗吏所能為也考地志夏果園成
而日塞北為江南借其教不加富勝國時有理出俘

虜士而子弟知讀書俗為一變者惜其生不逢時所
事侏儻左衽之士夏人邁 聖明二百餘年封建之
臣敵王所憐俾士有寧居富而教之周官法度具舉
為集泮林式好其音士日游息藏修于斯侯志從欲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川之秀鍾於人為邦家光在
立德立功立言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彼王侯將相直
士直耳何有於科目周士思皇不可勝數若南仲其
人者嘗有事朔方悄悄之憂赫赫之威急多難畏簡
書夷獫狁伐西戎爛然一代宗臣迨乎後葉而天子
褒嘉太祖風示百僚載在二雅名敝天壤夏人所稔
聞也得是人而勸相國家是新學也雖比于周辟雍
魯頌官寧多讓哉不佞於夏人有故舊之義是用識
之以諗夫鼓篋遜業者少司馬名嘉善即墨人駁歷
南北多政蹟茲特其一端云其分猷念以相從則右
丞南和季公起元觀察河內高公世芳征西將軍蕭
公如薰協守上國姚公國忠郡丞司理翼城王三錫
司餉塾江駱任重他執事
文武吏名氏碑陰具列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渠王恕中衡儒學記

中衛在大河之西乃前元應理州地也左連寧夏右通莊浪實邊陲之要路元命既革州廢久矣衛則創建於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武備孔修足以攘外安內學校未設人鮮知禮實為缺典正統四年英宗皇帝在位從本衛所鎮撫陳禹建議始設學校其學建於本衛城內東北隅自是以來詩書禮樂之道興絃誦之聲作諸生學有成效出其門而為國用者已彬彬矣武夫悍卒接于見聞亦知禮義庶耻之可尚而風俗為之一變矣其後巡撫都憲徐公廷璠以為學校乃育賢之地教化之源宜居中正文明之地不宜設於偏僻之所失其具瞻乃命本衛改建於通衢大街之中左廟右學如制但地步窄狹其學上建明倫堂四楹兩齋各六楹而庖廩號房無地可建以其右為保安寺所限而未恢弘也弘治己未本學訓導李春賈茂章申白都御史王公均僉事李君端澄委本衛指揮馮泰撤其寺宇去其垣墉以其地并於學然後豁然廣闊可以展堂齋而建庖廩斯時也恭將左君方分守其地乃曰學校亦吾當為事也于是悉心經營一應工料皆其措置委本衛鎮撫吳昭董其事晨夕展力遂移明倫堂兩齋于殿中增建神厨神庫各四楹號房三十六間門二座庖廩器備亦無不具功已九仍所屬者級而已左君去任其功遂寢正德丙寅祭將馮君禎來代蒞任之初謁廟視學環視左右前後曰比未完之功吾當整理乃區畫工料委千戶曹紀監修完其所未完增其所未有又樹牌樓二座於學之左右從茲廟學殿堂如跛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兩廡兩齋厨庫號房庖廩器備亦莫不飭完美渙然一新軍民改觀師生忻忭而感激奮勵矣訓導李漢述其建置修造顛末具禮幣遣軍生梁材黃聰不遠千餘里而來謁予以記是請差夫禮義由賢者興事功由能而有力者建觀其建議設學之人與夫遷徙增修諸君子非賢且能而有力者能若是乎是皆可書以告夫來者使之有所觀感嗣而葺之不至於廢墜可也抑又諗之曰諸君

子作興學校如此者無非欲爾一方之人知禮義盡人道為子者孝為臣者忠為師者勤教為弟子者勤學各抵于成為材官者撫恤士卒凡遇戰陣以身先之荷干戈者勇為戰鬪毋自畏縮俾醜虜知懼不敢侵侮則幅頓之內凡為工商賈者各安業守分不相凌犯則身家可保是惟皇家設衛建學之意否則未免憂虞而厥咎至矣可不免哉

僉事銅梁舒表興復靈州廟學記

靈武古北地城也州治創自西漢歷代沿革無常肆惟我皇明太祖高皇帝開拓幅頓盡賀

蘭而有之乃設靈州守禦所為夏鎮門戶大河抱流群山環拱文臣武將產於地者代有其人弘治中巡撫中丞曹南王公珣議復州治建廟學果有振奮科目者未幾為特議所阻革州併及其學馬諸士子分寄寧夏環固諸學者什之六秋相讓習者什之四規制方草創遂以湮圯聖賢像主亦暴露刊剝人懷憤惜正德甲戌中丞任丘邊公憲嘗具疏請復舊學

未報越三年今中丞東黃王公時中被命省臨表適迎會於其地公訪渴先賢聖四顧興嘆乃曰治必本於教武必宗於文州夏變夷義所必舉况遺址尚存生徒渙散安能忍耶因其始末章疏再奏已卯春得報可既而印篆亦至遂區畫錙幣粟米構材餽工而大為克拓委表集選俊士并取改換各學者源源而來咸得肆力於其間一時邊徼生輝亦盛矣哉守備張鵬指揮吳山趙璧訓導雁經元率生員元經輩具事由請記之蓋聞道在天下不以蠻貊遠近有間故無時無處不可無道是不可無學也明矣靈武為自古重地垣營皆堡生齒益繁况兼北部黨類歸附者具獲膏腴之養慕德教之風襲我衣冠輸我貢賦以世繼世而和安於田里雖以甲冑戈盾為急使非教以孝弟忠信則不知親上死長之道亦無以為固結人心之本故古者出兵受成及其獻功成在於學其關於世務亦大矣朱子嘗謂老佛之官遍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噫必若此

言是尚以郡縣各置一學為未滿可使巨郭人物之地而獨無學乎此固國家治化之隆地方風俗之美似若有待而然也於時董工命日以是歲秋九月戒事越庚辰春三月落成崇祀享之廟庶嚴講授之堂齋號舍翼分而環拱扉宇鱗次而布列與夫庖湏游息之所凡為屋幾百二十楹規模制度巍然弘敞咸一徹而新之乃徹取附近原寄諸生并所選者百九十有奇濟濟添添克斥庭階風俗一變而為禮樂之邦會有開貢新例本庠乃得與寧夏並四年計共八名久困場屋者皆遂其效用漢土老稚慶於家歌於途各督率子弟樞本趨學者如相約爭先非孔孟之六經不習非君父之懿德不講優游涵養將見科日奮庸登峻階樹顯業恢恢乎有餘地矣一或不合則卷懷於已亦不失其正必皆於道有光豈無文武豪傑足為聖賢之徒者乎是雖興復之舉誠有開創之功異日論者必擬諸文翁在蜀固未可以古今差殊觀焉然酌處詳密繼悉弗遺財出於公府工出於官夫籌畫指授始若預定於中然耳其所以感人動

物敦化善俗何莫而不井道之所為於他如西緝關隘設隄防守增鹽池兵將斥候及奏獨崩沙租稅勸墾荒棄田畝力濬渠壩水利數年以來遠近樂業因而自知思善有不可禦者真所謂富而能教如呼寐而使之覺者歟良由公宏才勁節變常弗渝故其措於設施者類如此信皆為可書也是豈隨時遷就小補鐸漏者云乎哉公字道夫號海山登弘治庚戌進士任監察御史歷川湖憲使轉今官云

給事管律東號記

儒學舊有號居生徒後撤之以建啓聖公祠生徒遂假道官佛寺中讀書

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愷發官錢易地而建之以其在學之東故名記曰正政之務莫急於學校學所以養士而公狝卿大夫之事業悉由之以出是故今之制通天下之郡邑皆學焉學必有舍又所以聚生徒相資而互成也寧夏之學萃五衛之生徒常數百人以其軍旅之事殷於俎豆而餼廩故弗之及嘉靖九年撤其舍以祠啓聖公於是假佛寺道官而散處之生徒弗寧丁酉冬都御史石湖吳公巡撫夏方

政通人和百舊一新越明年戊午春召生徒試之拔其穎異者專訓導郭安世領其教月給斛米為餼粥之具日給分銀為蔬茹之需此蓋肇自石湖公處分而作與之者公私竟弗之擾生徒感奮自勵益力於其學矣尋發贏錢易地於茲爽塏面陽為生徒舍計百餘楹堂廡門垣位置各宜壯瞻灼目工始於六月終於十月華不踰後朴不逼陋石湖公養士之心厚而其功偉歟陝臬僉大夫味泉孟公襄是役也實勤石湖過芸莊謂管子律宜記之律曰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以聚之者其有以收二三子之放心哉放心收則從事於學也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斯固有獲矣雖然律尚有說焉夫經以載道探天地萬物之原史以紀事著古今興廢之跡諸子百氏羽經而翼史者二三子朝講夕誦能外是哉然講以究其蘊誦以熟其辭苟非研精覃思反求諸心何益焉反諸心矣苟不踐諸其形雖有獲於學也何徵焉是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抑或溺訓詁而自謂深於經聘詞華而自謂工於文持

提學僉事殷武卿揆文書院記

寧夏國初建衛學嘉靖戊戌成都御史石湖吳公

此為功名利達之計而出入斯舍雖衣冠彬彬使視之者漠然無所起慕又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夫功名利達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能淑諸身推而淑諸人使鄉里子弟皆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經大本而不負冠履之彥父老指而美之曰此石湖公所養之士以風之者餘韻弗已不亦美乎况夏之生徒後先相繼百七十年而其遭際之盛嘗有如今日者乎今之生徒亦數百人而其盛又未有盡如二子者歟瓦畫墁之戒先當以自警也雖律亦恒為二子子懼二三子乃可馳馳焉而莫之慮哉

即學東巷構民居建養正書院集諸生分館居業一時賢俊登庸稱文獻焉學宮東故有監鎗中官署後罷中官入衛遊擊居焉四十三載甲子大中丞鑑川王公撫臨夏土每視學輒喟然曰諸戎馬旌旗日往來學宮側諸生敬業之地皆戎馬旌旗其何以大居業而遠囂縉也適地震後書院傾圮遊擊署亦

敵漏不可居數請葺治公毅然曰是可更治文武攸
便乃檄兵憲張君濟川劄指揮江龍知事王朝鳳丞
改故書院為遊擊衙即遺署昇新書院建儀門前後
堂各三楹左右列號舍各六區備寢厨床几有差堂
後甃泮池引渠水左注右泄環匯學宮後築臺十尺
為文昌祠游馬與馬與學宮增崇矣始役於嘉靖丙
寅七月至隆慶建元六月晦越期年始落成濟川君
以余監筭文學乃走書屬余為記陰武卿曰嗟乎加
志於學宮者格世之邪廓也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
軌轍也且夫折獄明刑平徭定賦者非不威令明而
德澤究然君子曰沱流標技非本始之術乃鑑川王
公之撫是鎮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法嚴明故治
威克其事精審其用裁約故奸不乘隙而民困以絕
至其詰振戎兵威服夷虜又赫赫然可銘金石乃猶
日以修學重文範俗作人為務此豈斤斤於一事一
令之間者哉余蓋嘗讀禹貢見所謂三百里揆文教
矣至二百里奮武衛者非以畧文亦舉其所重焉耳
我國家固以武功定區宇然既環郡縣列以膠庠又緣

諸鎮設以衛學此其崇文之意章章著矣寧夏雖遠
在大河之外而人士之傑秀非少於中土愛親敬長
親上尊君之義又皆人知能之良也顧習尚隘於見
聞學術荒於游惰其居使之然哉或亦無以倡之耳
國朝寧夏之建本以折衝外侮而衛學之設實寓
修文於武衛之中蓋上以人倫為教則下以惇倫為
事風習漸涵恩義維繫由是戰則勝守則固文教武
衛要不可歧而二之也王公既嚴武備尤特易置書
院汲汲於養士者其所為倡勵道化之意何以加焉
諸生日藏習其中誦說先王稱法古昔即是見聞可
以弘暢學術可以精研且日者胥斯人更化之久固
將以忠信禮義為甲冑干櫓不有鴻術之異操而全
材之應用者出耶是當與中原文獻等又奚衛學云
乎哉此王公垂遠之澤有志者不可重負之也於乎
魯僖以泮宮致頌文翁以興學遺休武卿亦謂王公
開寧矣齊川復予言於公公曰揆文奮武先王經世
之偉烈文事武備尼父用世之懿範夏古荒服用武
地也武非文無以知方文非武無以禦侮文以明道

武以操夷正人心而固干城保輿圖而弘聖教茲地
為不虛矣工待竣張公以禮去繼東海方君代至式
贊厥成公乃改題院額口撰文扁堂前曰明道後曰
會講分左右號為六行六藝卜吉釋菜文昌進闈鎮
四學諸生應試者三試之俾居業精藝篤行馬九爾
夏士勗執末無負公之期待茲院也將與弘文共傳
永世云王公名崇古辛丑進士蒲州人先兵備鄰延
時修鄰延鄰縣學與諸名公祠蓋所至收聲華持體
要殷情翊天子道化者張君名橋已未進士滇南
人方君名岳丙辰進士萊州人先後勛名炳炳是役
也各勤贊畫
故得並書云

叅政王道行朔方書院記

寧夏衛古之朔方也其後衛
在花馬也一墻之外即為殊

域邊民習於弓矢不知有禮嘉靖二十九年
始則巡撫鳳泉王公之奏也夫戰鬪之俗非漸以禮
義緩急固未易使若王公者識度宏遠矣諸生粗習
章句無鄙魯家法不得以文學辟舉所以教之者甚

為闕疏歲癸亥廣平蔡君國熙奉命督餉至使
之暇進諸生迪以聖賢之學咸惕然有省願請卒業
君視學宮制未備又難數往則相城中隙地為書院
中作堂二楹曰體仁堂兩翼為號房十二楹前為儀
門又前為大門堂之後為廳三楹左右廂各三楹後
為饗堂一楹以祠夫子而有宋橫渠先生配焉曰是
其鄉先生也又最後起土為臺高若干尺登臺遠眺
則內夏外夷若指諸掌諸生以君之別號請名之曰
春臺志不忘也蓋仁者其物同體熙熙然如春登臺
其樂可知已是有微訓焉臺之右為射圃若干武
命諸生輟講則習禮其中正以示不忘禦侮之意既
成而坊于大門之外曰朔方書院云余雅與蔡君善
它日以公事至偕叅帥吳君嵩落成于體仁之堂視
其所揭以教諸生者其東壁則白鹿洞教規與君子
小人義利之說其西壁則張子之西銘陽明先生之
立志說也夫西銘言仁之體備矣求仁者莫先于辨
志志辨則義精學敏則志立然後仁可體也旨哉教
乎酒數行歌鹿鳴南山之詩少長咸秩雍容有儀既

又召諸父老為鄉約揭 聖訓而講讀之莫不感發
興起于善若川赴而谷應也其詠歌揖遜若相從于
洙泗之間偕群賢而上下之也于是相率而登于春
臺之上徘徊四望見諸戍卒乘城擊刃斗轉呼不息
敵繁短褐以禦風雨黃沙為飯歲時伏臘不違一恤
其私心怵然內悲焉蔡君則為余言往歲邊吏多割
剝其下輸寫而入恣其所賄遺今 聖天子簡任忠
貞恢弘化理一時方叔吉甫之佐訂謨遠猷相與勳
勳於外譬如草木大寒之後照以陽春雖枝葉外凋
而生理潛復行且畢達余曰二子聽之此陰陽消
息之機也夫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進退學
術之污隆而人心之淑慝也微乎微矣故仁則暢于
四肢發于事業不仁則生于其心而害于其政文德
修而苗格小雅廢而夷侵其言若迂提於桴鼓矣諸
生皆木訥少文又生長邊鄙無繁華可欣豔一切剿
說淫詞侮聖言而壞士習之書又無有售其地者所
謂混沌未鑿也力行以求仁于為仁也何有吾聞之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愚不肖之知能察乎天地洒掃之
應對之事即上達天德諸生慎勿以為高遠而有茫
視之也不媿屋漏而已矣慎此以往它日出為世用
庶幾干城腹心之選假使亞巷終身亦可推其說於
其宗族鄉黨使為將帥卒徒者為 國家樹節效忠
於無窮豈不休哉諸生皆躍然色喜因進而請曰蔡
先生有大造于西鄙之士恐一旦召還得無廢此乎
余曰不廢也今書院遍天下獨白鹿之學最傳則朱
陸二先生之功也蔡君學既日進諸生又能篤信之
果相與以有成則茲地將為朔方之白鹿焉誰得而
廢之蔡君曰善所不與二三子自力者非夫也是役
也吳君發戍卒以佐版築之事為斯文左袒而衛幕
李廷謨千戶李勳百戶毛羽與有勞焉厥費以贖鏐
五閱月而成若不知有興作者蔡君登已未進士以
戶部郎中奉使至諸所猷為建白甚著軍實大饒兩
鎮利賴之茲
不具論云

戶部郎中蔡國熙體仁堂記

聖人之道本諸肫肫而經
綸萬化豈在求於言語象

數之間哉自孔子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語顏子而
 萬物一體之學在是矣秦漢以來儒者營營馳騁於
 訓誥辭章功利之末流歷千載而此學不明至宋周
 濂溪程明道二先生揭無欲定性之旨學者稍稍復
 知趨向橫渠張子接迹而起西銘一書發明仁體益
 以昭著庶幾得孔門之正脉云余於亥歲祇承
 命駐花馬池督延寧軍餉啓處靡遑往來于不毛之
 野殫竭愚衷夙夜經理越甲子粮芻漸裕斷可免脫
 中之呼矣獨念索居荒徼舊學日蕪且惜邊地士子
 講習多踈因建朔方書院作講堂扁曰體仁堂愚意
 固有在也堂之後為享堂以祀夫子張子配之蓋學
 以聖人為宗而張子是其鄉之先達欲為仁者舍此
 將安所依歸也督餉有暇輒登體仁之堂與諸士講
 學於中多所啓發一日進諸士語之曰二三子知體
 仁之學乎若輩生長塞上余試以塞事言之嘗誦出
 車之詩南仲城彼朔方即茲地也設旆建旄猥狃于
 襄豈不赫赫然保大定功及觀春日遲遲卉木萋
 萋倉庚啾啾采繁祁祁之咏雖云述其凱旋之樂亦

可見其將士一志甘苦同情靡怨靡爭軍容閑飭兵
 戎倥偬之中藹然有太和一體之氣象謂之仁非耶
 今戍守之役艱苦萬狀余目擊者三禩所不忍言即
 采薇之什何能盡道聞徃歲債帥臨邊不念嬰兒愛
 子之喻復行脍削不仁孰甚焉諸生宿所經見且多
 族黨之衆蓋必有惻然于中艷然于色者矣然亦曾
 以是而體于心乎夫士尚志居仁太人之事備矣爾
 多士今雖知有聖賢之學然溺佔畢之習耽世俗之
 好鄙吝猶未消忿戾猶日作習心浮氣之相乘而性
 真未著儻不從事于求仁他日服政其能恤百姓之
 艱而圖其易乎其能異於彼之脍削者乎惡在其為
 聖賢之徒也然或不能切已省察克治其私而驟欲
 依借于萬物一體之學想像乎民胞物與之量抵長
 虛見竟亦何益昔尹和靖見伊州羊年後方受西銘
 殆以此夫嗚呼良知良能所同然天機流行隨處感
 發操之即存夫亦何難患在不體焉爾無俟遠指即
 今父老之聽講 聖諭動至垂泣鄉社之童子躋公
 堂而請益皆知肅然起敬烏是誠何心哉即所謂惻

德之心仁之端也任其或任或亡而不加體察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誠能隨處體認此心之天理戒慎常存而毋忘其所有事凡所謂鄙吝忿戾之私情自將無所容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萬物皆備太公順應矣此徹上徹下之功下學而上達者也君子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自平至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莫非此道至易簡至廣大在默而識之不可以言語求不可以象數盡也尚用志不分體此意而有得焉出則為南仲之畏此簡書匡濟時艱處則為顏子之樂道筆瓢終日不違仁可勝用哉諸生進而請曰聞先生體仁之說昭然若發矇矣不識用之吾邊圍戰陣之事亦克濟乎余曰此所謂仁非與咻煦育之謂孰云不可濟也孔子自言軍旅未學及却菜饋費不勞餘力則仁之妙用也先儒謂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只一仁字奇正分合變在頃臾孰非此幾之圓神運籌哉然亦豈止于用兵已哉諸生躍然曰今乃知吾心之仁其體無所不蓄而其用無所不通敢不誓竭此生孳孳體驗以無負先生之教因記之以證諸後日

行人王幼慈書院學田記

我國朝費宮之制遍天下雖是窮域絕塞干戈倥傯之際

亦必以建學養士為先務詩書弦誦禮樂教化之澤比昔成周隆盛時為加遠矣寧夏學設於永樂二年規制漸備而學田則創自今中丞抑齋張公也公自隆慶五年膺簡命巡撫西夏時虜酋款順朝廷允其互市之請廟堂深懷隱憂公至運畫區處動中機宜虜人悅服舉手加額以去虜得中國之利十一邊疆得虜人之利十九且虛實向背因可謂之羈縻長策數世之利也公條陳八事皆籌邊大計今夏人惟恐公一旦陞轉謂公能留寧夏三載可保百年無事此其輿情云云公雅意作養士類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課試諸士子學行優者聚於書院而籛廩之建文昌閣於學東三楹弘殿撰文奮武可謂各盡其道矣慶府復翁殿下夙著賢猷嘉惠俊髦捐金五十兩為閣費公曰閣既就緒而殿下厚德不可泯宜置

為學田勸真珉以詩不朽總戎東亭謝公暨弘農順
齋豐林省齋壽陽坦壽真寧孝齋華昌雖齋華陰誠
齋各賢王顯齋顛齋順齋各賢宗亦量捐祿俸為助
共得田三百餘畝在城西隅命鎮城通府屯田都司
理其事書院供需及一切考課賓興等費咸取辦焉
一時士類惜騰感勸思奮彬彬然根心生色仁義道
德之化鵠如也謂非中丞公作興鼓舞之力哉 聖
天子宵旰憂士 勅諭公嚴飭武備余捧齋 綸音
以來會逢其盛公與東亭公拜命之日即屬余為記
余遜謝不敏既而學博率諸士子稱公命復至予不
敢辭遂進諸士子而告之曰無恒產有恒心者惟士
為能而榮貴通顯乃或有失其良心者豈困窮拂鬱
足以堅其守而紛華波蕩反足以後其志歟士子之
心不係養與不養而自固者以其學問明而禮義定
也諸士子其知中丞公今日所以養士之意乎若謂
其擢巍科濟騰仕以為西夏光榮則固屬第二義矣
諸士子仰體置田作養之意幸而奮身科目不炫名
失實竭忠矢誠以報 國家或限於稟數沉淪等夷
不隨俗苟合飭躬勵行以表鄉閭斯於中丞公 賢
殿下為無負也余再告之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
爵以棄天爵孟子之所謂惑也先聖先賢之言炳若
日星家藏其帙人誦其言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
期望乃固背而馳焉則孟子之感滋甚矣然則為士
者進不負其所學而有以自達退不溺於流俗而有
以自立豈非孟氏之所與明時之所賴與夫 賢殿
下中丞公東亭公之所深望者哉予不敏未能廣諸
士子之所未聞惟是蕪言緒說因是記而期以共勗
諸中丞公諱蕙登嘉靖庚戌進士山東平原人而共
成是舉者按察僉憲徽州都 山公汪文輝也例得備識云

副使高世芳撰巡撫楊公時寧置學田記

今天下郡邑之政恒賦稅

訟獄是急不遑肖學校事修廢諸生月廩至不得比
於顧役之直以時給也衛所之長與章縫臭味故別
以故衛學士視郡邑尤失藉况寧夏新罹蛇豕之毒
官其地者益兢兢兵食厯脫巾之虞乎乃中丞楊公

撫寧夏也置學田矣夫撫臺挈綱而疎目者也苟備
 夷靖宇俾罔騷而曠業所以為士足矣而公不以目
 細學校事也亟省其修廢焉遂念諸生多窶貧者曰
 吾方欲農瘠而兵奮顧可令吾士失藉乎於是出俸
 金二百餘兩購腴田三百一十六畝招佃丁三十一
 人俾學官掌其事歲貯所獲於學舍賑諸生吉凶費
 有差田成於己亥年十二月而學官教授羅仲英訓
 導白眉率諸生張栻等丐余言記之蓋德公之為藉
 不可議也又慮田之久而蕪沒也并宜有以示來者
 余因進諸生而謂之曰爾諸生亦德公而思報乎夫
 報公非必於公躬惟自待不薄以無忝於藉如徒禮
 長文藝而畢志科目則自待薄矣蓋士自待者與待
 士者意若刺謬而實相成適加以致於極焉不可不
 知也孟子稱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以甚民
 產之急蓋古士出井授之家無失養者父矣民之不
 授田也今學乃有田且士業奉制廩之矣若果是乎
 鄭重士藉乎是惟士自待能無藉以為志惟待士必
 使有藉以為政不相刺謬乎胡言相成而適加也蓋

士能無藉即當可藉者猶逡巡焉其不屑苟藉也審
 矣乃國家養士期於有為也有為報於有不屑士
 所不屑者愈大則有為者愈遠有為者愈遠則得償
 於養者愈厚古之人有芥萬鍾藐三公而不就者明
 主寤寐求之而不能頃刻失者也巢許之事談者傳
 疑乃物情歸於不可致者恒然矣故曰相成而適加
 以致於極焉使士也營營觀藉奚足藉哉蓋不以守
 恒心異凡民徒以文藝異凡民無為貴士矣碩今學
 校之群士者藝也簡其藝之優者藉之廩又并其不
 及廩者藉之田非嘗核其志行而月旦之也此而繹
 其所以無忝於籍者則存乎士之自待而已進而科
 目亦僅核士於藝者故自待者不得畢志焉然國
 家以是為弓旌仁賢以是為羔雉士高不屑之節將
 諱言科目耶夫士必枵腹而厲學非情也然有軼於
 情者在也必後車而策勳非勢也然有軼於勢者在
 也何也吾之恒心無豐約顯晦也關西科名之盛少
 殿他藩而文武名世者或先之自待者可審矣故眾
 人託以為犖犖者豪傑見以為錄錄者也寧夏極職

方之西風土饒美比於江鄉韓昌黎所謂中州最遠者清淑之氣窮焉盛而不過蛇蟻扶輿而鬱積魁奇材德之士所自出也余記學田厚為夏士望馬誰其鍾積氣以豪傑自命果無忝於藉而彰明中丞公置田之功者

翰林檢討南師仲撰督學李公維禎置廩糧記

唯是國家重

作人之典推擇群臣之望者為督學使凡學政之利弊因革得便宜上聞蓋其重也夫學政載在令甲既隆且備其陶冶人群鼓舞士類莫要於廩餼二百年來學以群士廩以興學督學使歲行部援充者之廩歲若而石以歷年次第入大學對天子比於古鄉舉里選之意乃其費大歸取之民不取之軍制也國初徙民實塞上沿邊率置衛所衛所置學視它罷邑其諸生以廩次稱鄉貢亦視它罷若曰甲冑而矜帶之令以儒顯乎顧其地也其所出供軍興不以給士以是諸衛所無從得廩餼資即既廩者僅享空

名當事者仍陋踵弊莫為畫一良殊孤祖宗興賢盛典萬曆戊寅己卯間李公來視闕以西學政行部至西夏悉其狀惻然曰取士期實用乃以空名相糜耶將安所得士遂括金錢之任帑者緡若干稽田租之在學者石若干廩上庠者四十人人月受一石疏之在上著為令諸生以時取給若索諸寄其他延綏諸鎮咸如之夏人士欣欣喜曰吾黨幸藉公以儲胥也益抗憤敬業自是科第彬彬焉蓋三十年往矣諸沐公之化食公之惠者謀勒名以垂不朽於是孝廉田生賦暨諸生介大將軍蕭君季馨屬余曰士固不得資於令甲而乃得資於公公即不需需為夏人士惠夏人士之孤寒思以自堅者皆優然有餘聞焉勿翦之思在遠彌篤及今弗紀後將曷徵惟執事之圖之也余惟公以弱冠躋金馬玉堂之署金泥玉檢之藏其著為文章往往凌兩京軼晉魏主盟一時固將黼黻文明之運特以才雄氣偉不能追逐世塵頃令標其鑒于陝而出其緒于夏寧足為公重和雖然一班窺而知豹一鬻嘗而知味公楚材也余不獲遊雲

夢觀公之吞其八九者抑班窺而嚮嘗之奚不可焉
 夫風氣之關士為政無恒產有恒心惟士為能即不
 廩渠寧不自勵要非作人者之宜有也公膺鑪錘之
 任所收多知名士豈盡待廩而興乃猶急急焉懼以
 空名隳士氣不憚彈力而與乃猶急急焉懼以
 偉矣寧直為諸生惠執往公督學時余方家食見士
 習詰竄殊竊慨之公一振丕變亡論比試之敏衡鑑
 之精即諸士子斯夕奉約束惟謹稍納於邪廩廩然
 若公臨次而為傳余才不逮遷史遠其第念周旋之
 日又侍几席聆警欬數實歸執鞭之願固不後焉
 是役也無亦畢其欣慕之私藉公以自重乎遂以是
 復田生輩而為之記公名維禎字本寧湖廣京山人
 使前隆慶戊辰進士

修撰康海撰總督唐龍平虜大捷記

嘉靖十三年甲子
 虜酋吉囊盤據河

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唐公龍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劉文講畫

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
 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緩鎮西將軍張
 鳳主之寇寧夏征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
 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
 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剋崖入鐵柱泉劉文堵截
 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
 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霍壘崔高彭霄守備吳英崔
 天爵馳兵往赴明日巳丑戰于會寧柳家岔及葛家
 山斬其桀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
 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
 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
 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乾鹽池鳴沙州石溝可安堵
 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
 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田
 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達馬一
 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
 震與參將吳吉遊擊徐淮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
 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達馬二百又四器

物四千柒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總兵苗鸞遊擊鄭時蔣存禮又遇虜于興武營大戰破之恭將史經劉朝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鸞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達馬二百又二物器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刺都乾益池鳴沙石溝號牛羊富有之地雖緩行不敢正目視昔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顯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復三捷蓋惟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摠忠自奮爾語言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已後謂為再見今日之捷視休休之心翊贊皇度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篤生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思被邊疆惠德有資拂義必匡元臣若德述惠厥常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既未逮螫亦屢猖盤據河套未遂驅攘屢犯屢挫曾不戒誠公壯其猷九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既敵乾溝亦襄大舉反覬鼠竄惟囊恭惟神武所嚮必戲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譎狂稽勳者勩而無否臧元戎不奮祭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忽忘

都御史龐尚鵬撰總督王崇古擣巢大捷記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

我朝建都幽燕控制胡虜傾海內之全力以飭邊防拔天下之異才以司兵柄經畫垂二百年殆無遺策矣然虜患頻仍歲若侵暴我兵遇之輒望塵膽落竟未聞有掃其鋒斷其歸路而大張撻伐之威者况敢輕入其地怒螳螂之臂而與之抗衡哉今總督鑑川王公受命以來聲震四服期月之間數提兵出塞探虜穴而擣其虛震擊風馳若從天而下一何壯哉花馬池為沿邊要害虜潰垣而入非東蹂環慶必

西掠臨鞏若犯固原達涇州即三輔騷然矣往軍門移鎮坐擁重兵居中彈壓幸不損辱即為萬全故先期分布申飭責成即不見一虜不遺一鏃得苟全旦夕之安無餘責矣公平生氣吞胡羯必欲滅此而後朝食兵凶戰危豈樂為此誠憤積弱之勢風靡波頽日甚一日不自今奮迅激昂振揚士氣以宣昭國家神武之盛則虜日驕橫益輕中國覬覦憑陵之漸恐不特如今日而已惟我之勁兵常襲擊大破之彼魚駭鳥驚自保不暇何敢有異志乎此其效甚速而其機甚危非料之素明斷之必果鮮有不奪於疑懼之私而盤桓却顧矣公早富文武才賜歷南北常隊起兵間勘虜中情偽甚於觀火比拊循西夏日勤遠畧動中機宜及總制二邊申軍法嚴紀律功疑惟重賞不踰時故所部將士莫不延頸企踵願為公死者先是延寧擣巢凡三獻奇捷受主上特知晉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皆異數也餘將士並優錄有差及駐花馬池得降人傳報知套虜有異謀遂集諸將於長城關指授方略分遣驍騎三千人屬中軍副總兵

李震故西秦宿將也按轡一呼響震山谷未至前十里為虜所覺亟移其老稚竄匿草莽間仍部分精銳或躍馬迎戰或露刃死守我兵勞其堅陣突入帳中所得強壯盡殲之其他部驚聞鼓譟聲援兵四起自辰至夜分轉戰窮追矢石如雨復乘風縱火光焰燭天已而風反火戒虜寇指以為神事可謂奇矣往聞禱巢必地當荒落人跡罕至或眠戈偃馬非入寇之時或分道南侵虜幕孤懸於塞外故掩殺其不備易以成功花馬池當肅聚之衝秋氣漸深即舉眾移營近邊住牧其地難也胡騎千群遡邇嚮應控弦擊劔睨傲長驅其時難也連營糾結志在跳梁我觸其機孤軍深入變不可先圖其勢難也夫事機盤錯眾環視凜凜公獨談笑折衝以全取勝豈僥倖於其所難必耶蓋深入虜地非死戰無以自全故裂眦張眉人百其勇遂成破竹之勢夫孰能禦之是役也天心助順整眾而歸計所錄虜首凡一百七十六級馬駝牛羊及夷器不啻倍之此百餘年所曠見也巡撫都御史寧夏沈公應時延綏李公尚智陝西張公師載保

登西土經畧同心羽翼許謨掃清河朔號稱一時之
 盛寧固總兵官雷君龍呂君經智勇兼資好謀能斷
 摧大敵如指掌有古名將風若親歷戎所備嘗艱險
 論戰功則李震其最也戶部督糧郎中蕭君大亨分
 理防秋布政司右布政事曹君金延寧各路兵糧道
 按察司副使張君守中劉君應時僉事方君岳或轉
 輸給餉或惟怪借籌廣集衆思由成羣策均著茂勞
 若寧夏衛千戶鄭賜奮跡降胡身先嚮導誓不與此
 賊俱生法應表之以示明勸捷音露布會戰卒西從
 軍中來為予道狀令人嗚劔抵掌直欲身親見之總
 戎及部司諸君謂予曾濫文役當載筆記其事傳之
 掌故備太史持書用彰我朝安攘之大烈予雖不敏
 義何敢辭竊惟今之狂虜東起遼左西達甘涼其部
 落可謂衆矣然不相統攝各自為心非有聲勢相倚
 角也苟馭得其要當坐制不難故就圖牒之所記載
 而論之規畫大寧制置三衛守開平興和以維上谷
 據東勝而連五堡靖雲朔而備三關恢復河套自寧
 夏中衛以及鎮番皆漢武故地扼險為城據河為壘

此萬世計也誠得如公者併力圖之網羅豪傑鎖鑰
 中原猛將謀臣交臂受事虜獨能飛渡耶審時度勢
 持論者往往有難色然則破匈奴擒頡利築三受降
 城彼何人哉公將畧更僕未易數即予所見榆林自
 把都河而東靖固自五方寺而西調兵方至虜猝及
 門嘗五入而五拒之徵發及期若出神授頃得虜謀
 言諸胡遠徙數百里不敢近塞畏持巢云他如蒐將
 才繕武備諸路之亭障西夏之屯田斌斌乎鉅細畢
 舉若不勞餘力以公銳謀英斷昭德蓄威如予前所
 言顧不易哉若博策誠曠世殊事蓋虜本勢悍易以
 計擒難以力破也惟伺其入寇而間用此策尤為有
 名一以折其雄心一以牽其入寇而間用此策尤為有
 扼其吭而禽難之則彼之視我常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其有不怯入吾地乎兵出於奇道而不失其正
 者此類是也若後之慮敵者不知彼已輒曰花馬池
 虜之孔道即秋防戒嚴猶能掃穴而大騁其志則亦
 何擇於時與地哉屑屑循其跡而輕動寡謀鮮不仆
 矣公料敵設奇百發百中然非可常試也故以戰守

為實務以禱巢為權宜審其正而善用之兵家常勝
之術惟曲當其機焉爾時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
嗣徽前哲異世同符即入典樞密奉廟筭而憲萬邦
百爾將士拱手受成邊海當晏然矣獨西陲哉

吏部尚書虞坡揚博撰總督王之誥破虜大捷記

自昔

稱名世者二以端亮正直聞者多皎潔之譽詩之素
絲委蛇是也可以表帥庶僚不可當鎖鑰之重以個
儻奇偉聞者多助勦之畧詩之元老壯猷是也可以
制馭邊關不可當樞機之司若今大司寇西石王公
則不然公起家進士鵬舉即署鴻漸藩臬誠惠孔孚
鉤鉅罔用久之拜中丞撫猶遼東遷司馬制宣大三
韓上谷雲中上黨間旃來徙幕而避 莊皇帝御天
下四襁為隆慶庚午二邊羽書數至 詔晉公右都
御史視師全陝夏六月公即請花馬池察形勝審彼
已覈將校課功罪犂然燭照數計乃檄大將雷龍等
曰兵法先則制人致人而不致於人可選銳出塞搗
其腹心以收全勝之功諸將奉公方畧相繼出師寧

夏牛秉忠令曉將白允中師由小松山而出裨將鄭

賜副之延綏雷龍師出西紅山而出裨將郭鈞萬國

李芳高天吉副之陝西呂經師出收麥湖而出裨將

吳嵩九月副之師薄虜營虜咸率眾迎敵諸軍爭先

力戰無不以一當百凡捕斬虜首多至一百六十有

奇大率延綏之功為最寧夏次之陝西又次之吉語

驛聞 上心嘉悅賚公白金文綺并廕子一人入監

讀書諸將吏升賚有差余謂是捷其善有四 先帝

神聖英武嘗御文華殿憤虜窺畿甸際下益急群臣

奔走恐懼當捷聞時 天子視朝而怡不宵而寢不

肝而食是公一捷上解 聖皇西顧之憂何其忠也

虜入我郡縣蕩我塚廬俘我旄倪芟夷我農功三秦

之人痛入骨髓一旦傾巢覆卵懸其首大都之中群

詛而共快之是公一捷解千萬人幽明之恨何其仁

也頻年邊人眇一得志於虜者亡論虜輕之華亦甘
之乃今競逐豺虎威稜克壯是公一捷振數十年委
靡之氣何其武也漢大將軍襲匈奴至狼山實車騎
勒燕山去塞三千里不聞比時自比屬國輸心款塞

今公甫問罪荒裔虜尋率部曲雲朔入貢惟髻髮首
 稽顙崩角是公一捷臣數百年驚桀之虜又何烈也
 昔者周宣王命南仲薄伐之役詩曰王命南仲往城
 于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今延寧固朔方地也公以
 南仲之望入為刑部尚書虜人執王帛來關下者
 見公不敢吐氣因陰相指顧曰此陝西王太師王太
 師云傳曰重臣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疆則邊疆重
 信不虛云公名之誥字告若湖廣石首人是役也延
 綏都御史猗氏何君東序寧夏巡撫都御史洛陽沈
 君應時定邊兵備副使聞喜張君守中實與其議張
 君今撫延綏雄畧忠猷足繼公之休烈以余久在本
 兵冒知其事走使問言於余乃為之追叙其事系之
 以詩詩曰於赫王公開府銀夏范老威名韓公蘊藉
 蠢爾腥膻負隅之虎不識天道乃敢予侮公深疾之
 爰整我師既喻鴈塞更薄馬支如雷如霆乃奮厥武
 可汗稽顙日逐斃鼓未旗天降玄甲霧立鯨童白叟
 且喜且泣膚功奕奕告之天子在師中吉凱歌萬
 里天子曰都是余實臣四夷來王朕愾乃伸華山

巖巖黃河湯湯景
 鍾彝鼎萬古同芳

刑科給事中管律撰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去思碑記

古之士仕多為人今之士仕多為己是故言治者不
 能無古今之殊也然以今人之身而存古人之心是
 為五華山人乎山人者人也姓楊名志學字遜夫登
 弘治六年癸丑進士別號五華山人云嘉靖十年辛
 卯詔起山人於家仍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人咸
 以五華公稱之公在任三年惟務循循之政不求赫
 赫之聲有問鐵而食問寒而衣之惠無違道于譽拂
 衆從已之私諫是吏不忌犯人不忍欺虜患雖頻邊
 氓實受當是時內鎮守岐山劉公崇閩外鎮守蘭溪
 王公大忠得以協恭忠於所事蓋有感之於公然也
 十三年甲午天子賢公不款久勞塞土心陟右侍
 郎佐政秋曹去今又三年矣夏之人有位無位或老
 或稚言及公者輒涕弗已固知冠之不可復借於斯
 也乃集力礮石白公之遺澤俾無後迷於是推其要

者刻之昔侍郎羅公汝敬賦我夏田畝課一斗二升
 跪豆六小麥四寔夏稅云粟米二寔秋稅云司徒夏
 忠靖公原吉慮難後繼駁其疏羅復上曰黃河自崑
 崙入中國延袤數萬里瀾害於汴梁獨利於寧夏每
 畝起科一斗二升猶從輕則遂著為定額矣歷年既
 久地力殆盡又無一二易之餘壤以致獲刈視昔十
 減六七而其二稅固如常也峻征病農百役重困人
 逋地荒蔽屏將不能支公獨患之罔忌時諱騰疏數
 千言盡民之疾苦毫分縷析上動聽聞於是得易
 跪豆二升小麥二升並以茶青豆抵之存凶者石徵
 銀一錢民困大舒公私兩濟康民之功孰是甚之又
 築威遠靖虜平胡三堡連峙於良田渠外儼然寓虎
 豹之勢以扼虜入寇之路攘外之功孰是甚之此故
 特書豈惟思之於爾思猶在於其子孫不能洩之者
 而其細政之善憲度之清無不可紀法不屑於瑣碎
 若前乎公如東鹿賈公諱俊黃縣王公道夫平陽張
 公汝霖晉州張公仲齊皆以都御史巡撫是方尚有
 餘韻在人耳目者而茲不載厥事碑為五華公建也

法不得波及之稗官曰治本於農汚吏慢馬此吳越
 時賦歛無藝兩浙之民深以為害非一日矣及宋除
 吳越三衢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
 籍於有司乃曰一仍其舊是厲於民無已也遂沉其
 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
 一斗民始聊生使非漢臣沉籍之功豈至是乎而其
 陰隲之報子孫榮顯逮我皇明猶
 未之艾非天道耶諒公匹休之矣

都憲楊宗氣撰中丞王公崇古去思記
 巡撫寧夏王公
 諱崇古別號鑑川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比部主事員
 外郎即中汝寧府二千石常鎮兵備副使復補吾廊
 延如常鎮兵備官尋陞陝西叅政按察使河南右布
 政使嘉靖甲子秋會寧夏缺巡撫中丞天子念寧
 夏為古朔方郡西北與賀蘭山比隣擲大河外約三
 十五弓許孤壘得之一時竊尺寸之利中國得之萬
 載執幅幘之樞勢不兩相雄長九遠定論有如此蓋
 其要害劇鎮云非文武全猷超邁特達者不足以當

節鉞之寄通銓部遂以公請天子喜其得人而可之公自鄜延兵備歷察政按察使以至撫臺計在陝西凡若干年其地里其遠其近其險如建瓴其平其頽圯戎馬其強其弱其不極芻藘飛輓其盈虧其夷德糾緩乃固不耳聞目洽若伏波聚米彈壓然以故宦陝稱最久且練達特重必歸之王公云公至寧夏早夜圖繼即寢食弗違職其經畧謀猷載在撫夏公牘一書者歷歷可稽如約寮屬定經制而憲度以明築城堡修兵器而武備孔嚴立兵政慎招選稽馬政而行伍克實清屯田治水利查鹽引而利興弊革他如崇文教稽報祀葺神宇定祀典正風俗禁奢淫正刑名重責賦均勞逸稽出納此皆政事之大而有益于邊民者也一時頌治威嚴之化熙然丕變掃虜穴犁虜庭虜人面縛首投惟恐其或後而三四年來西夏享安枕之樂者非公之功而疇功哉迺隆慶二年陞兵部右侍郎兼中丞又一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又四年改宣大總制其官如故軍嘉靖甲子至隆慶庚午去寧夏凡七年而夏之四民五兵歌詠而思我王公者如一日不衰如一口無異於是夏人總兵蔡將吳鼎等府同知知縣序班李微等舉人賈萬鎰等闔學生員齊雲等及諸卿耆軍民人等馳幣千里托楊子言以記不朽楊子與公同年進士辱公知且厚猶夫楊子之知公而厚之也義弗容辭迺為記之楊子讀詩至甘棠九畹之章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周召二公感民之深也一至是哉其歌詠召伯則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其歌詠周公則曰衮衣繡裳無以公歸愈久而愈深愈深而愈悅周召二公感民之深也一至是哉陝分東西而功成周召子雲氏政有思戢之幾不外於是故曰莫卑于齊民而不可以力致莫勁于齊民而為可以德感力致則幾戢德感則幾思幾其神哉要在轉移神旋之而已今之寧夏古之分陝也其地與同今之寧夏之齊民古之分陝也其人與同今之王公古之周召也其聞望同今之公牘所載古之甘棠九畹所歌也其遺思同或曰中丞法官也有餘威焉有餘恩焉而曷以遺思為予竊感之焉意此固東

教篤時之說也不有春王正月秋七月者乎不有憲
 度著明湛恩汪濊者乎代之以春秋而不相背濟之
 以寬嚴而允相須王公稔其身之而夏人之所以切
 思而不忍忘者端在是矣又何子之感之也若公之
 昭曠磊落慷慨仗義任事任怨不避艱險與夫光明
 之心清蘆之操嚴明之令慈惠之仁其在此部在府
 郡在監司者俱有遺惠乃衣冠盛族別有論述詳矣
 嗣是而秉樞登要為夔為龍以惠天下元元以翊贊
 也皇猷豐功偉績銘鼎彝勒太常又有侯于太史氏
 以頌其辭曰奕奕中丞三槐之胤家世中條中條大
 河瑞氣攸鍾如鳳斯苞振羽向日一鳴驚人再鳴冲
 霄含香奏事肺石疏夢壘擅剛曹熊以畫墀頻繁問俗
 于野于郊爰登檄垣再陟相府德業逾高撫巡西夏
 韜有杖之杜于以乘之以勞其勞如鳧浴藻歡呼何
 限直抵虜巢奪彼金人清我上塞再見嫖姚魚麗羅
 陣虎撲槌筆匪曰解朝歛灑其敷霖霖其零用極腹
 躬含甫鼓腹于嬉于遊父母斯招嚴父慈母孰不思
 之詎只一朝睽遠三載跋足延脰想像羊標矧茲白
 登離逃千里夢寐其遙召伯之棠周公之衮我歌且
 謠載歌載謠于情則洽于理則昭鳳池款步麟閣圖
 形那愧分茅

布政潘九齡撰巡撫霍公冀去思碑記

如公撫夏人愛戴

去之日夏人遮道相泣送之越境聯絡不絕惜其不
 可留也既去而思之不置父老咸相議曰自公撫夏
 利興害除貪廉懦立經畧周密邊塵不飛真有大造
 於軍民今去矣盍謀所以記之石而永其思乎時督
 學憲副尚君維持適臨校士學官弟子員乃述父老
 之意列狀請記尚君曰是民心之公也予少暇當與
 而圖之比還閣中學政蝟集尋又解印綬去夏人
 石庠門延之踰歲事未有終父老相顧興嘆謂何以
 繫吾思也諸士曰宜推鄉大夫之長代言之遂屬九
 齡為記九齡雖老且病義不可避按夏古朔方地孤

縣絕漠迤邐強胡蹂躪歲增兵農日困是故廢者墜
者殆益甚而夏鎮視他邊為極備矣嘉靖戊午冬恩
齋霍公膺簡命來撫夏至夏則徧歷山川長顧遠
覽究其利害而急圖之若修長城諸關及鎮城南關
及遠邇堡寨各路斥堠無隙不固而控扼于是乎周
矣又修演武場及射圃及兵車廠火器庫無籌不精
而武備於是乎慎矣又修孔子廟及諸神祠宇崇禮
飭器報享以特而祀典于是乎舉矣又修學舍及書
院課士立會曲盡激勸而文教于是乎興矣又疏治
河渠定時堰以均灌溉而屯種于是乎獲水利矣又
招撫流徙寬賦役以蘇困窮而逃民于是乎懷故土
矣其他禁吏胥之需紮革差遣之騷擾稽犴卒之影
射罪積年之姦慝洗獄訟之冤滯恤孤寡之苦艱查
罰贖以助工獎義士以勵俗勤訓練以作三軍之氣
厚賞資以堅降卒之心良法美意水可悉數而尤嫉
貪墨吏曰是民膏也臨而斥之威冷然不可棄侮
法以防民仁以養之不苛不縱是故威行而惠流固
宜吾夏人方去則戀戀然既去則鬱鬱然去之必則

油油然欲彰之紀哉而一不能忘也昔召伯遺愛寄思
于南國之棠叔子感人之思深於峴山之石蓋人心不
能強而德政不可掩上工之分雖曰懸絕而好惡之
心實相流通然則夏人之思夫豈有私于公而公之
致此又豈偶然哉君子于此可以辨治可以觀民而
南國峴山之事不可謂古今不相及也公名冀字堯
封號思齋山西孝義人於一甲辰進士初理永平府刑
權御史晉大理丞晉都御史今晉戶部右侍郎積勞
累望已非一日功業尚未可量記成以示
諸士僉曰是可永矣遂勒石于學宮

兵部郎中王繼祖撰兪憲汪文輝去思碑記

汪公都山
受命分

泉夏鎮之明年繼祖時以請告歸里中接公言議常
取耿於秉無何公晉卿尚賢去任鎮人諦思不置款
即公之德政鑄諸碑以比甘棠其言曰寧夏苦屯田
之害久矣賦重而督嚴丁耗而役劇往泉非不憫惻
顧常課不可損獨付之無可奈何公至乃虛心咨訪
不遑寢席者一稔斟酌指以益探本成書請于督撫聞

于廟堂九無影河崩田盡以詔免報至日鎮人
 歡聲載道於是逃者復在者蘇邊民始有更生之樂
 矣公巡省所部也以聞歲費不貲欲驅石為之雖
 土人亦以為難然朗見倒識自必可成頗行猶悉心
 指畫以屬後人逮今功將告竣且渠流疏通視昔有
 加屹然不拔信可垂諸永久人始服其神智公嘗曰
 屯田頽料用民財買該三千餘兩聞支費歲以三
 分之二而大木百金之值千夫半月之勞猶在其外
 自今觀之石閘若百年無毀省民財力當不知其幾
 萬倍矣厥利不亦溥乎夫詔田創開皆公政之大者
 他若監市而虜人輸賦決獄而宿冤平反籌兵畫農
 疏商課士皆深謀閱議務建經國長規邊人歷歷能
 言之茲在所不載繼祖曰天下無不可革之弊無不
 可與之利患在官不任事耳繼祖生長鎮城中地方
 利弊聞其繁矣公不乃革之興之利民而無妨于國
 恤公而不害于私誠古之遺愛世之偉才也去之日
 邊人引領啼呼如失父母已而欲肖公之像祠之父
 老謀之縉紳縉紳請于撫臺乃聽民豎碑而碑繼祖

書其事於此見公之一惠鎮人者為獨至鎮人之德公
 者為最深要之下非有所冀而上非有所徇也公諱
 文輝別號都山徽之
 婺源人登乙丑進士

脩撰許西康海撰寧夏分賢祠記

夫德厚者感深譽隆
 者恩洽民之於上也
 得一分之賜則萬分之感况夫有萬分之賜者乎故
 甘棠思召岷山誦羊叔下之民與被克舜之澤久而
 明興百六十之載天一月飢饉之憂兵革之變其尊
 愛戴之誠由於肝膈雖一月飢饉之憂兵革之變其尊
 君親上之心未嘗以之異也乃寧夏獨數罹變故
 者雖允逆煽惑無忌要亦共事者垂方激搏所致故
 尺書方至壯士奮呼曾不感戴之日久也邇者寧夏
 累朝綏懷之恩治而萬姓感戴之日久也邇者寧夏
 士大夫與寧夏學官聶昂劉保義生員熊秀等議取
 前後巡撫泊按察諸君子恩及於寧夏者束鹿賈公
 俊海山王公時中西署張公閏恒山張公璠南園林
 公琦東塘毛公伯温督儲鯨事劉公淮北山張公崇

德凡七人建祠城南立像以繫觀紀事以表績意嚴禮備名當實宣矣乃特走使以予為記刻諸堅珉子惟諸君子之名德赫然在人乃何俟于予言而後傳也而士大夫之意豈不以又安長治之福望之方求諸君子哉方來諸君子觀是祠所祀勃然興懷而求所以又安長治之福以錫予之固非以利其人之念我者不忘也上之所以任使與我與下之所以仰望與我者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蓋爾於戲休哉祠正堂三間兩廂各三間其前有庭則所謂接官廳也以無與祠事不載工始于嘉靖丁亥五月明年戊子五月落成先是侍郎羅公汝敬都御史金公濂徐公廷章王公詢賈公俊有祠在夫子廟大成殿後春秋祀之故此祠斷自賈公今舊祠改建為啓聖公殿而四公之祀遂廢實德厚而思治者宜從鄉先生之定議置位而合祀於是祠張公崇德因用撤之

魚事涑陽城南張嘉謨撰靈州名賢祠碑記

名賢者古今賢人之

有名者也德行功業與夫利澤及人者雖所建不同顧因賢制名則一而已名亦非要而得之者也蓋實在此而名自若焉大而九寰四海小而一鄉一邑無地無賢而賢之名亦未嘗不流播後世不賢者欲致一人一日之名尚不可得况後世而為之祠乎靈為關陝襟喉國初以士漢之人傑居之今歷百年餘益見繁庶弘治中都憲曹南王公珣始議奏添靈州及州學拔州之俊秀為生徒草創項王公適去忌者從中以第已之正德已卯都憲東黃王公時中撫邊之暇慨曰聖朝文教薄海內外無不誕敷而吾夫子之道不以夷夏而或問州治未照論是學可已乎乃復疏具興廢之由及夷夏之人之願上之皇上詢於禮曹卿屬議曰可遂復學焉未幾學師篆相繼至公集舊學生復分寧夏餘生往實之夫子廟及學舍悉修整倍昔固無名賢祠州人曰惟地有賢惟賢有祠天下之通議也靈雖遼邈或生於其地或仕於其方先後未嘗無賢不祠可乎乃各出羨餘市材木殿甄凡聚土石鳩工役卜大成殿後為祠三楹案豆祭

贊悉有所取工始於正德庚辰三月是歲八月事竣
 靈之守臣吳山趙壁士夫李泰馬璘師生龐經元元
 經及嘉謨咸擬古傳公燮在漢嘗仕議郎多直諫不
 避權貴康公日知在唐為觀察使封會稽郡王忠拒
 叛逆於靈為文行先達可祀之擬前王公徇今王公
 時中於靈為功德及人可祀之偶聞於公公不悅曰
 他所擬者皆宜為愚不可且與廢繼隆政之常耳愈
 復進曰古者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皆祠之公之
 功非特一學也若中路大沙井至萌城每五里築墩
 袁延相望往來行旅遂不為黠虜所掩添設中路參
 將一統兵馬三千今可以併遺虜寇清屯田之沙壓
 崩塌使老少殘疾之人得輕賦稅今得蘇息者不可
 勝數濬河渠而水利周修險隘而邊塞鞏潔無一介
 之汚勞無一日之停其功德及靈茲又大矣若為元
 祀尚宜曷不可乎公再力辭曰禮樂必俟君子愚智
 賢不肖必百年而後定其勿強馬復懷復荅如初鳴
 呼若公者可謂不伐善不施勞而始終不變其執者
 靈之後人不能無賢且名者他日祀是祠興起其高
 山景行之念者又未
 不自茲始也是為記

巡撫霍公冀撰楊王二公祠記

為虜巢其地澶漫夷衍虜悍騎迅長驅莫之能制毒
 痛蔓延秦雍四民之苦于侵暴者久矣國朝成化
 間始自州北築長城二百餘里為扼險守固之計顧
 歲久圯剝虜易窺軼正德丁卯大學士少傅總制三
 邊邃庵楊公一清建議請發內帑修復舊邊上報
 可發銀若干萬兩公畫地經費自橫城興工僅築四
 十餘里尋為逆瑾矯詔中止時虜患無寧葺也嘉靖
 己丑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晉溪王公瓊復
 疏于朝請終其緒公得報身提重師經畧塞上工
 自紅山堡起至定遠止延袤四百餘里恢拓遺功克
 底成績而綜理贊翊之者則前為憲俞李君端澄後
 為齊君之鸞馬迄今數十餘年方內耕者牧者行旅
 者戍守者咸有恃而無恐非諸公大造之功德耶嘉
 靖丁巳靈州鄉官王堂周鏞庠生呂清張俊劉應壁

許宗魯等感今追昔爰謀立祠中略舉將徐仁和迺
後先相繼備需鳩工委指揮雍詩等于城北構堂五
楹翼以兩序重門周垣罔不修飭祀揚王二公于其
中而以二憲僉附享焉王堂等偕教官趙應奎屬余
為記余惟先王之制有功德于入者則祀之聞茲長
載之祭揚王二公力任其事群議不撓而憲僉李君
端澄齊君之鸞相繼督工險艱不避卒使崇墉岳立
大患捍除即古之城朔方築降城者未之過也是皆
功德顯著之甚大者合而祀之非禮也與語曰德厚
者其感深功大者其思永今揚王諸公受世垂數十
年而士民之感思者無間於遠近今昔忻忻然建祠
舉祀蓋無所為而為之者又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
已者耶噫揚王二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天下者亦嘗知
士民固知之矣至於施之宗社被之天下者亦嘗知
之乎揚公為相前後幾十年王公為尚書歷吏戶兵
三部皆當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時值多故二公立朝
議大政決大事苟利國家知無不為險難百折無所
疑憚故能光輔盛業弘濟時艱在初廷則朝廷重在
邊鄙則邊鄙重蔚然為當代名臣余每思見其人歎
奉奔走而不可得也近以承乏出撫夏州二年來亦
得竊藉靈寵幸無他真則所以崇報之者豈獨士民
宜爾耶余既議行祀事復為之記俾刻石祠下以永
邊人之思且使後來
者有所感而興焉

給事中管律撰演武場記

兵練而後用利執攸往否則
是謂棄之不亦慎乎寧夏勤

武之地戰守日膺其慮兵貴於練也審矣然練兵有
場猶百工居肆而後成業不可不慎焉者舊建於德
勝門外四乏周垣諸具簡畧是故瞻視靡雄不足以
壯邊威之強將之壇離向城之形勝實背山面河則
震向也於風水之說人以為忌夫弗信焉昔周公作
洛卜澗瀍之間以食洛為吉風水之源肇矣矧後人
乎值涵歲雨潦蓄滯妨教演之政踰十餘年流於逸
佚是故履危弗任其勞犯難弗馴于用厘我 聖天
子西顧之懷浸密矣嘉靖辛卯春大都督周公彥章
受寄專闡來鎮夏方慨百廢叢集若恫厥身乃殫力

新之於是乎繕鐵宵修弓矢礪刀劍飭車馬增庫塹
軍容肅肅擇遠爽之地而日練之雖寒暑不避技藝
幸閑功將待戰而成守則固裕如矣今年壬辰公謂
演武重務豈宜遷就若是乃謀於鎮守大中貴岐山
劉公崇閣欵仍舊址而改荆之狗與情使兄向馬夫
兌位於西以五行則屬金以四時則屬秋皆兵象也
匪徒順勢適便而已於兵家之術亦宜爾耳事未及
舉會大中丞五華山人楊公遜夫以巡撫至僅浹月
樊革利興四境稱治都督公以是事圖之中丞公即
諸厥議廉訪劉公以忠樂於襄事時副戎苗公世鳴
出征延綏始則亦預聞者也先是太保尚書晉溪王
公以總制軍務至欵舉未暇茲方布位間適大司禮
中貴宋公奉 聖天子命以勸事至侍御毛公瑞成
以巡察至廉訪張公鵠舉以鞫訟至咸相與成之時
總制軍務尚書漁石唐公視師延綏聞甚許可工起
於四月乙巳竟於五月丙午垣崇十尺樹匝萬株徑
於東而西者為將臺崇如垣縱百尺衡省其二
臺之前為宣威庭以開將士後為退庭以備委蛇其
楹也各六兩廂之屋以給雜貯其楹也各四臺之左
掩高十又四尋臺之右掩高七尋有奇皆以懸其燾
而號令乎軍中者場之中為看軍樓教習營陳登樓
指為四顧弗室取其無蔽乎明也其都指揮指揮亭
舍各以位次槩視之惟峻麗闢大夷坦煥乎改觀然
財用弗費人力弗繁料理悉自都督公諸匠師惟聽
其役而已夫物久必敝修舉之繼寧無望於來者乃
命都指揮黃恩徵記於律用詔諸遠記曰三代之治
莫盛於周尚詰戎兵安不忘戰洽世且然况當藩維
之區專防禦以為責者乎詩曰赳赳武夫干城之將
都督公之謂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丞公暨
中貴公之謂歟夫天下之事義當為者常成於同而
敗於異是故恒患乎立異而厭同也能以同而成數
十年未輯之業有若三公者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固不可
以不記

巡撫都御史楊公時寧重修武廟記

朔方故有武廟壬辰兵變為逆黨所

毀僅存中堂四楹且隘圯廢不堪不佞春秋臨祀
 輒喟然嘆曰斯祠也所居奉先哲崇武功也朔鎮用
 武之地乃棟宇弗備若此其何以受神明而激寵靈
 哉頃蒞鎮之初逆難甫平庶務續紛時未遑而用無
 措也再逾季積贖米若干石始鳩工庀材創建大門
 二門各四楹撤舊堂而拓大之東西各翼以廂房四
 楹偏東建厨舍三間偏西建守闈司香者各三間又
 為之設神主釐祭器祀太公以下若而人外匝以高
 寮嚴以重倚輪奐更新規制弘塏庶足以肅祀典而
 妥英靈矣是役也肇建於戊戌年二月越八月而告
 成二門扁曰武廟內即祀神之所大門扁曰閱武大
 門去二門可百六十步為內教場不佞時校閱於此
 且令諸將士有所繹思而仰止焉嘗聞之祭瀉有功
 惠於民者則祀之非此不在祀典茲若太公暨諸君
 子豈直陰謀角力功烈云乎哉余觀太公六守三寶
 五才三過等語類皆以仁義道德為宗其餘諸君子
 忠節義行載在史策者班班可考而鏡其卓然柳立
 固自有本非徒武功之韓已也朔方多介胄士其桓
 桓而光紹前烈者不難其人獨所謂忠節義行抑亦
 知仰止而繹思否耶儻能尚友前哲頌其功想見其
 人因其人夷考其行平厓以節義砥礪臨敵以忠義
 奮發寧勇於公聞怯於私聞矯矯以立名勿懷私戚
 公懷怨于紀倖倖以速禍如是則建功策勳又遠光
 大由此擁旌登壇將必為干城為腹心生被顯寵沒
 享血食固可與諸君子之罪人也覆轍在焉為世大
 不然足太公諸君子之罪人也覆轍在焉為世大
 尚何功德之足云噫嘻景行維賢克念作聖太公我
 師希之則是占今人豈甚相遠哉此余所望於諸介
 胄也亦余葺廟意也諸介
 胄士其尚勉旃哉勉旃哉

給事中管律城隍廟碑記

三代之前城隍之名不經見

世始聞馬是土神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
 為百神主附山川壇祀之洪武元年加以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至三年春華之是年夏六月詔各
 處城隍廟屏去雜神其貴之也尊而專矣尋又定廟

制如公解以泥塗壁繪以雲山在兩廡者亦如之其
宅之也清而肅矣又詔守令之官俾與神誓故有監
察司民之封其信之也篤而深矣今寧夏有廟遵其
制也成化十三年丁酉巡撫都御史張公鵬厭其狹
陋始大興作以就華壯嘉靖三年甲申都御史張
公濬表之以巨坊歲遠漸垢十年辛卯總兵官周公
尚文重加修拓然於殿之前猶未虞其有風雨所剝
之弊十九年庚子羽士馬守元具啓於諸宗室之
賢者募緣於壽官丁宣及夏人之好為善者施各有
差易材於市鳩工於傭廣其廡之基建棚四楹規模
少殺於殿爐檠簾几之類並置於茲則香燭之煙焰
羶禋之氣味舉不汚神之像矣肇役於夏四月六日
落成於秋七月一日寺元偕鄉人趙定徵記於管子
律夫物各有主盈宇宙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神神者
陰陽莫測之謂匪神則物無主矣至於聚一方之民
而為此高城深池以居之實非一物之可比也謂宜
冥之中獨無主之者哉按秩祀之典有功者無不報
然則誠以衛民隍以衛城厥功匪細崇乎其祀禮偉

乎其廟貌夫豈過耶况四境之內日出風暢雲興雨

需利藎且所澤馬牛穀菽水火桑麻財用皆其所產

闡幽燭隱福善禍惡休咎皆其所司是靈應於一方
素矣而信乎感格之不爽者則又無間於上下之心
微之凝真軒夢記寔可據也律不辭并以神之名號
祀之從由勒於石用以俟後之人知所敬信洞洞乎
屬屬乎勿勿乎其母賈執使廟貌之新百年猶一日
可也若夫旅之以庖酒豆羹享之以糲食藝品而末
媚於聰明正直聖不可度之神則非律之所知

即中胡汝礪撰漢壽亭侯碑記

侯解人也漢臣也忠義

和問追封義勇武安王暨崇寧護國真君蓋祀禮忠
臣義士生有功德於世者死當廟食以崇德報功扶
持世教甚盛典也稽之史載大畧謂漢昭烈皇帝少
與侯友善寢則同床義則兄弟稠人廣坐中侍立終
日周旋不避艱險又曹操破昭烈獲侯禮遇極厚侯
立功報曹刺顏良於萬眾中拜書歸昭烈既而雄兵

襄樊間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避其銳至有稱之曰能虎之將曰勇寇三軍曰萬人敵雖不幸而有章鄉之蹶壯節不屈尤與烈日爭光侯之出處大節一以忠義槩如此當漢室之季天下昂沸草昧雲擾其間若卓布紹術之流廢主遷都擁象自立而流毒海內加以曹操為漢之賊孫權為漢之蠹又皆乘之而窺神器者人紀掃地天理或幾乎熄孰又知忠義為何物視炎漢為何人家也獨侯以忠肝義膽委身事昭烈顛沛患難死生以之信大義仗大節堂堂乎行大丈夫第一等事非其有高世之見拔流俗而獨存者不能宜乎生而為人豪沒而享廟食千載之下凜凜然死猶不死也嗟乎人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乎天地雖有日月晦蝕山川崩溢而元氣之大自若也人雖有忠正惟患奸諛倖免而忠義之名自若也侯平生雅好春秋左傳蓋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誅亂討賊敦典庸禮為義侯之所以拳拳於昭烈者良有以夫或者謂時獻帝尚在侯何不遂事獻帝以興復漢室而乃從昭烈可乎曰此不可不辨獻帝

為董卓劫遷曹操挾制數年之間坐擁虛器而已三尺之童知其必敗此所謂社稷重而君為輕也昭烈以帝王之胄英名蓋天下使得志則漢室可興操權可誅侯之所以從昭烈者為漢社稷故也厥後獻帝竟被廢弑而昭烈成不足之形以延漢祀此又明驗也從昭烈夫何不可或又謂鬼神不享非禮侯之功德多在荆襄問其廟食宜在荆襄今寰海內皆有侯廟恐非其享所曰此尤不可不辨蓋侯始終以忠義乃心扶漢其有功於世教實大况其正氣與天地之元氣同元氣充滿乎天下則侯之廟食遍乎天下又何不可非區區有功德於一方者而血食之於一方也頁城之良隅舊有侯廟碑刻剥落莫考創始之詳傳者謂元季丁卯間重修尋復傾壞獨正殿在而壞亦半之今巡撫都御史中丞公每謁廟慨其不足以當神意乃今丁未春謀諸欽差鎮守太監韋公啟總兵官周公玉副總兵劉公文各捐白金一百星命指揮王勇輩易地之城南僅里許周道之左厥地面陽煙林蔽空跨水通橋臨紅花渠儼然棲神所也鳩工

調役人樂赴之不踰歲而厥功告成享獻有嚴鐘鼓
有樓環以門廡繚以垣檣神容威肅侍從森嚴楹備
簷阿吞吐丹碧琳宮貝闕始弗是過始事於三月之
戊申落成於八月之丙戌也中丞公命余作新廟記
誼不可辭僅拾侯之忠義大節之實記之貞珉若夫
文則侯作者中丞公姓崔氏名讓字允恭山右太原
之石州人公素有節恒以忠義獎勵將士是舉非
特受神靈明祀典以陰佑邊庭凡我為人之臣子者
登廟而興起其高山景行之念於世教豈小補哉又
從而作迎送神詩二章俾邊人歌以祀侯迎神紛進
拜兮有虔有儀新廟翼翼神其是依我酒既旨我牲
既具神既格止載歆載慰金戈鐵馬祥風靈雨髮鬢
見之威靈楚楚僕御如虎送龍馭既駕以駉以驥
雲旗既舉載飛載揚享我裡祀遺我繁祉豐年穰穰
百室盈止犬羊之腥週三萬里同天地
又於茲廟食誰其式之忠臣孝子

諫議大夫羊

承天寺

碑記 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

皇應迹月注眾水之中聖教滂輝星列周天之上蓋
磨什鈍道澄圖常表至化以隨機顯洪慈而濟
物縱經塵劫愈彰彰形崇寶剎則綿亘古今嚴梵福
則靡分遐邇我國家纂隆丕構銀啓中興雄鎮金方
恢拓河右皇太后承天顧命冊制臨軒釐萬務以緝
綏儼百官而承式今上皇帝幼登宸極夙秉帝圖分
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眷祐粵以潛龍震位受命冊
封當紹聖之慶基乃經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
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天祐紀曆歲在攝
提季春廿五日壬子建塔之晨崇基壘於砥砢峻級
增乎瓊甌金棺銀槨瘞其下佛頂舍利闕其中至哉
陳有作之因仰金仙之垂範無邊之福祉
符 之飲崇日叨奉作之綸言獲揚聖果虔抽鄙
思謹為銘曰云云剝落不辨大夏國葬舍利碣銘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張陟奉制撰 臣聞如
來降兜率天宮寄迦維衛國割諸母脅生 靈喻
彼王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頗驗成功行教
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麗黃金之色齒牙宣白

王之尤依歸者雲屯供養者兩集其來尚矣無得稱
 馬我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邁唐堯英
 雄漢祖欽崇佛道撰述蕃文柰苑蓮宮悉心修飾
 金乘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
 利一方整以銀槩金棺鐵甲石匱衣以寶物一枝及頂骨
 一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金石周陳
 所願者保佑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亂嗣同春葛
 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
 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于萬品之瑞靡息一
 之謹為之銘曰者降神方開覺有情肇登西
 印方教化東行之後方舍利光明一切眾生方
 供養虔誠 聖主方敬其三保五百尺修方號曰
 塔形 兼方葬于茲壤天長地久方庶幾不傾
 大夏天慶三年八月十日建右諫議大夫羊書
 擬真口考之其瘞佛頂骨曰天祐紀曆歲在攝提
 攝提在右甲子為寅乃夏英宗諒詐天祐垂聖元年
 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也其載舍利曰天慶三年乃

夏桓宗純祐天慶三年宋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也

知縣王業重修清寧觀記

維茲夏鎮亦與圖之乾隅景
 泰初故總兵張公泰卜城西

北靜宇初建真武廟禱水旱多奇應數顯翊戰解平
 虜之圍泰疏請於朝賜額清寧觀置道紀司官越
 百餘年敝壞葺修屢鮮克固逮嘉靖辛酉河朔地大
 震觀廡傾圮越三載甲子蒲坂王公來撫夏憂
 為民百廢具舉夏將早謁神禱雨雨應如樹厥明牲
 謝惻然歎曰神以禦菑捍患長福助順宗社小民胥
 神是祐廟貌卑壞何受神止維予之辜適邊用訛乏
 未可煩公儲乃捐俸金若干命夏眾願輸資助工者
 聽憲臬齊川張公宣布德意總兵西臺吳公碧潭雷
 公南湖方公先後繼代咸捐俸鳩工副遊諸將協屬
 采各職贊襄 慶藩洎諸公族捐祿數百金里居士
 大夫居氏有力者應募輸金帛有差公以致仕指揮
 徐英老醫忠幹命董茲役語之曰勿急繪飾勿耗財
 力培乃基構乃梁棟網乃苫護如葺爾居期永勿壞

英承命夙夜祇懼荒度惟敏始於嘉靖丙寅三月望
 建十月朔告竣事頌者既起舊者增新復於殿後增
 建寢殿三楹規制視昔益闢麗敬吏小子業謁廟見
 其輪奐巍然遂然可肅衆觀也喜而賜言曰猗與休
 其允司殫土之臣必盡人以合天祈天以祐人而後
 報國無遺忠夫不得盡人而徒祈天則妄人盡而
 無以事神則慢慢則棄夫妄則誣人非經也王公自
 不夏以實心敷實政築數十年未就之邊垣清萬夫
 未均之田賦驅淫靡以正風化寬刑罰以蘇冤濫屯
 田水利之興作隄行山之嚴改建書院調停鹽法禦
 虜訓戎不遑遐食謂盡人以合天者非與猶皇皇然
 未敢恃人事而忘祈天也事必告天祀必躬親仰稽
 神錄以直武在天為公帝司鎮北方羽運禳夷功德
 隆崇今天下大都小邑深山窮谷咸建祠修祀福善
 禍淫誠感如響矧夏禱在河外諸路鄰虜維神呵護
 昔有明徵報祀弗皮神將弗格矣觀其言曰禦節捍
 患長福助順宗社小民惟神是祐非偽一人福利也
 工成乃命有司伏祀典嚴掃除示民具瞻謂祈天以
 祐人者非與夫不棄天誠也不誣人信也持其誠信
 以率夏衆宜則不費公役不妨政神將戾止上衛
 皇圖下保丞民賜我夏人無疆之休斯惟天惠民之
 心亦公祐天祐民之志也豈徒時廟貌示觀美已耶
 徐英氏遂呈乃言於公公曰時人之際微矣誠信之
 孚予日孳孳未克也王君善道予志可以訓民矣乃
 命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作

巡撫都御史楊時寧萬曆辛丑重修清寧觀記

寧鎮北
 偶舊有
 玄帝神宇曰清寧觀創建於國初景泰間總兵張
 泰濤解平虜圍自應疏請于朝賜今額故址稍卑
 隘正德十二年巡撫安南鄭公重修始拓而大之嘉
 靖辛酉地震傾頽甲子巡撫蒲坂王公復重修之規
 制棟宇視昔益弘塏壯麗歲時朝賀率文武僚屬
 習儀於此蓋鎮城一大觀云歲久圯壞如故萬曆丙
 申余奉命來撫展謁神宇下因喟然嘆曰玄帝尊
 神有功邊鎮各邊鎮崇祀惟謹西夏故用武地今廟

貌若此何以受神明而激靈祐我時逆難南平財力
 稱詎余方萃佳公私績緝竊款修葺之未遑也於惟
 我朝設鎮以來執訊獲醜垂鴻樹駿代不乏人然
 功多不滿數百餘監等六載先後獲功千八百有奇
 說者謂神祐非專師武臣力也虜數遭挫亦數圖報
 復俱失利至己亥秋雪焰大張時總兵烏延杜公駐
 陝興武約教諸將伺間搗襲以伐其謀未幾成卒馳
 報虜衆有備巨測杜公恐甚夜半忽夢玄帝雲中披
 髮仗劍儀從甚都覺來竊喜曰必得神助可無恐後
 果獲大捷士馬俱保全凱還杜公班師回鎮向余詳
 其事因相與誓修神宇以答靈昭余指俸願修前後
 大殿及樂階大門二門杜公與河東道澧州王公河
 西道河內高公各捐俸願修兩廡及諸神祠鎮城宗
 儀士庶聞風爭相協助於是鳩工木材程資董役傾
 者起之故者葺之缺而木備者從而增飭之肇工於
 庚子仲春歷三時始告竣規模嚴整金碧輝煌黻庶
 門垣煥然一新闔鎮王公大夫及各軍餘老稚咸樂
 觀厥成焚修祈禱者無虛日是歲田亦豐登邊境寧
 謐虜使乞款錯趾于道信足以受神明而獲靈祐矣
 越歲余叨轉總制雲台將戒行鎮城父老乞鐫之貞
 珉以垂不朽余因爰筆載其事以詔將來俾時加修
 葺永祈神祐兩河常享清寧之福且因以祝國祚於
 億萬千年云

金陵王遜撰莎羅模龍王祠碑記 永樂二年冬十月廿

遜至樂善堂傳 王命曰在昔嘗夢莎羅模龍神祠
 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而麗牲之碑未有刻文故
 茲命汝臣遜既退伏讀王之夢記曰予以蒐出軍次
 峽口遇天大雪苦寒心為人憂夜夢山林謁于神祠
 不知何神問之守者封曰此為莎羅模龍神祠也殿
 閣門廡金碧粲然典禮者導予登自東階見服霞帔
 若后妃者南面而坐旁侍二女前列一几上置牛首
 拜茵織成山川五彩狀予欲拜際見衣玄衣執圭若
 王者令人荅予拜及去予始就拜茵有一青衣荅拜
 皆棄拜乃止予欲退際則霞帔者起坐執酒飲予以

辭尋自飲已復仇酒投予知辭不獲竟飲而寤實改
 元春正月廿五夜也明日問之地著對曰去此西不三
 舍信有所謂莎羅模山焉下有三泉湧出池中雷鳴
 電迅瑩綠澄清其深叵測而為莎羅模祈荅刺模失
 哈刺模三龍王之蟄窟於禱旱澇雨暘輒應一方賴
 之昔有其祠燬于元季今存瓦礫而已與予夢符乃
 嗟異曰人神道殊幽明理一舉祭在予不可緩也因
 遣官致祭于往雪寒如昨既竣事則陰霾四開太陽
 宣精春意盎然軍人懽謔予則易憂為喜矣揆之夢
 記是非山林川澤之神感予王之憂人亦欲効職封
 內以禦菑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乎
 謹按春官太宰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
 今夢記則繫地示其祭有三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為
 血祭調辜之一蓋血祭用之以祭社稷五祀五嶽調
 辜用之以祭四方百物皆所以祭地示也今夫賀蘭
 在封內為名山延亘數百里以限夷夏若莎羅模山
 者則為賀蘭之首峭拔極天巖峒豁林木蔽虧以
 逆河流九曲到海之勢繫祭山林川澤以狸沈者於

是乎在西望崑崙乃王母所理陰氣之都會若王之
 夢霞帔者豈其闡靈歟不然奚以牛首置几哉以牛
 在十二支為丑土象也矧崑崙又名地首其為王母
 闡靈足徵矣若玄衣者即地著所謂龍王也其神玄衣
 水象也龍為辰變化惟能以十甲戌加子至辰為壬
 乃水化也以壬加子至辰為丙乃火化也兩屬水暘
 厲火於禱旱澇而雨暘輒應者非繇龍為辰變化惟
 能哉若登自東階者東階以登主西階以登客禮也
 惟君臨臣則不然辰統於君故登自東階示主人神
 可知也若拜苗織成山川狀者亦示山川林澤之祭
 封內所當舉是故其神之歆食祭際王歆拜闡靈而
 先令人荅王拜也於際歆退則闡靈者飲以仇酒嘉
 粟馨香而王竟飲者以明國祚之與地首同其悠久又
 足徵矣嗟呼為君之主人神大矣哉是寘山林川澤
 之神感乎王之憂人亦欲效職封內以禦菑捍患之
 功食祭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也記不云乎人神道
 殊幽明理一王言及此社稷之福真經言也今已新
 其棟宇舉所當祭臣遜不敏敢措辭哉然職在文學

不可以辭竊取左氏傳經之義用釋夢記經言于麗
 牲之碑且俾後之觀者知所起敬焉辭曰為夢有
 三致觴咸陟精神所感得今占吉致出思慮而至有
 因書之俯仰為觴繇人無心感物無所拘滯乃咸陟
 為各有其意揆今夢記可謂兼之軍次映口俯仰在
 茲雪寒人憂思慮則是神之感乎有因而至亦欲效
 職感物無心拘滯何有所夢山林曠茲賀蘭真安
 西夏若莎羅摸則其為亞陰陽二氣金母木公雨陽
 生物共理西東知是名山脉來地首國昨足微與同
 悠久以人神主實在為君事見於夢勝蠶網緼惟仁
 存心克念王制山川神示舉所當祭道殊理一經言
 可尊傳義竊取用釋經言人憂乃
 仁祭舉乃義請視刻碑可知世世

給事中管律撰牛首寺碑記

去靈州西南境不百里群
 峯噴吐慈雲掩映黃河西

來奔流浴足秀麗如芙蓉出水是為牛首山云世傳
 為小西天釋迦牟尼嘗會諸佛衆生說法於茲證有
 大乘經存焉當山之幽絕前為羅漢殿殿北為祖師

殿南為迦藍殿中則接引殿後則如來殿即所謂說
 法處初僅四楹今拓之為六楹少比則佛母洞再北
 則觀音殿殿之後為迦葉塔界乎洞塔之間則十方
 佛寶塔殿迦葉塔之北則眼光菩薩殿殿之北為金
 牛池國初慶靖王嘗見金牛現池中乃塑其狀置
 之而去今韋人銘鐵為之界乎池殿之前則釋迦殿
 又北則文殊殿又東北則彌陀殿界彌陀文殊之後
 則地涌塔彌陀之東則普賢殿是皆隨形勢之勝而
 布置其位各具美瞻其齋厨僧舍罔不備具跨河之北
 則一百八塔塔之西有二洞一曰佛母一曰觀音去
 牛首東又二十里則金寶塔寺皆為牛首之附是故
 稱牛首為大寺云然蹊徑崎嶇盤旋百折如蓬其嶺
 四方善士不憚迭夷而來致敬於寺者歲時接踵是
 可以徵其靈應美奈世遠莫詳創始其既葺而廢既
 廢而葺又不知其幾更番也今自嘉靖乙未春迄丙
 申冬日歷二期拓隘補頽直傾起墜增初觀音閣楹
 輪輦翼運勢若凌霄所供釋迦觀音昔惟土軀而已
 今皆鑄之以銅抹之以金登山縱目則層壘峻宇複

道飛薨輝煌焜燿遠邇相射越千百年始大盛於今日已乎乃礮石款圖永示於是徵記於芸莊管子管子備完顏未之由是故知設心倡端崇慎其教則僧綱正副張藏卜巴趙藏卜嶺占也摩頂放踵而以身任勞鳩工積材而以勤落績則住持常札失高耳你丁端竹也好善喜施而不吝重貨資裕用饒而不致中困則丁宣馬鎧王綱李繼榮周玉陶寶也先是宗藩鞏昌王苾齋壽佛傳齊善不可滿者法不得道番僧周羅漢馬扎失堅錯以不襄事攘奔者眾法不得備常記姓氏於碑之陰

芸莊管律撰鐵柱泉記去花馬池之西南興武營之東南小鹽池之東北均九十里

會之慶水勇甘列是為鐵柱泉日飲數萬騎弗之渴幅幘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比虜入寇往返必飲於茲是故散掠靈夏長驅平鞏實深藉之以其嬰是患也並沃壤視為棄土百七十年矣嘉靖十五年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燕兵部左侍郎松石劉公奉聖天子命制三邊軍務乃躬涉諸邊意在悉關隘

之夷險城寨之虛實兵馬之強弱道路之急緩而後畫禦戎之策以授諸將是故霜行藿食弗避厥勞至鐵柱泉駐瞻移時喟然論諸將曰禦戎上策其在茲矣可城之使虜絕飲固不戰自憊何前哲弗於是圖哉維時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字川張公謀與公協乃力襄之即年秋七月丙申按察僉事譚大夫閻度垣墉量高厚計丈尺鎮守總兵官都督劾帥師徒具楨幹後鏡鍾人樂趨事競効乃力越八月丁酉城成環四里許高四尋有奇而厚如之城以衛泉隍以衛城工圖永堅百七十年要害必爭之地一旦成巨防矣置兵千五兼募土人守之設官操馭皆檢其才且能者慮風雨不蔽之患則給屋以居之因地之利而利則給田以耕之草萊闢禾黍蕃又可以作菽而庶孳畜棄於百七十年者一旦大有資矣其厩宇倉場匪一不備宏綱細節匪一不舉炫觀奪目疑非草創之者先時虜常內規河東諸堡為備甚勤而必先之以食雖翔價博易猶虞弗濟泉既城虜憚雨牧則成減費省糴之價自不能騰寔又肇來者無窮之益

是皆出於公之卓識特見而能乎人所未能今年丁酉去茲泉南又百里許亘東西為牆塹於所謂梁家泉者亦城之重關疊險禦暴之計益密矣借虜驕忘入之騎不得飲進則為新邊所扼退則為大邊所邀天授之矣用是以息中原之擾以休番戍之兵以寬饋餉之役豈啻徵公出將入相之才之德而已馬功在杜稷與黃河賀蘭實相遠邇謂有紀極哉是故不可不記也松石名天和湖南府城人字川名文魁中州蘭陽人俱正德戊辰進士譚閻西蜀蓬溪人正德辛未進士王効陝西榆林人正德丁丑武舉法得備書

蒙溪胡侍撰鐵柱泉頌序 鐵柱泉者淳泓淪廣百其

靡潤興武之野方數百里絕無水泉胡馬南牧茲馬寔賴嘉靖丙申松石劉公以司馬制帥全陝美湧雲構動駭霆擊皓羽右麾群策畢奮玄魏北指九夷咸悃執訊獻馘逃陋魯犂鴻懿駿烈昭紀周常矣於是

按部勞軍拜節靈夏左捲輿武遂駐茲泉肝衡歎曰美哉乎茲泉也城而守之虜其能肆哉孫武有言彼我可往來者為交地且謹其守陸凱有言西陵國之關宜重其備夫茲泉也夷夏之交秦雍之關也而醜胡是界豈籌國之全策禦戎之法計哉茲泉也我泉也可城守也維時都御史中丞李張公文魁總兵官王効按察司僉事譚閻寔皆斯駐僉曰俞哉於是簡帥定命時乃楨榦程量計公獎良朴窳環泉而城之揀度如雲相歌如雷旬月之間百堵皆作長壙萃如樓櫓翼如乃田乃宇乃庀禦具乃宿以虎旅曠漠之區屹增巨防矣夫坎重設險兵上伐謀禦侮折衝後戰先守文王據泉池以過密須南仲城朔方而攘獮狁故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夫衛霍李寶勳雖偉驍失道亡卒往往而然揜管之徒猶以功重衄輕稱獎靡釋或貽美於庸器或勒茂於窵石所以顯武述容義至美也茲泉之城王旅先其佚點虜失其據兵不朝頓而躡覲坐摧鏃下卡遺而邊圉永固眎衛霍李寶之徒勇則韜

耀功寔百之而績遠累玄俗情罔覺苟非闡述後胡
 稱焉乃作頌曰感沸檻泉維識其柱胡馬牧焉泉馬
 是據焯焯劉公泉馬城馬蠢爾小醜無飲我泉我泉
 我城張公是營赴赴王侯踴躍用兵譚侯承之王旅
 靡伺其寃安宅有亭者泉胡則宛只今則匪只載清
 其淵彼泉者神載滿載必福我壽我股禮攸秩往泉
 于胡維神之羞泉之叩矣神是用休我我鐵柱銅柱
 是麗雕此頌
 文昭示億世

慶靖王宜秋樓記予居夏之七年於城東金波湖南擇

縱目百里畢見名之曰宜秋客有謂予者曰九天地
 山川園池之景物於春為盛故人有意焉昔人有名
 悅乎心目發為歌詩有宴樂嬉戲之意焉昔人有名
 樓閣園亭曰望春麗春宜春熙春者蓋春之景可以
 動人者故也若秋則大地氣肅草木搖落風景蕭條
 故人皆觀而悲之以愴神感懷發為歌詩成道雜情

羈思之苦今予名曰宜秋其亦有諒乎予應之曰春
 之景美矣麗矣嬌艷備矣信可以娛口怡情矣然而
 有補於政教者無乃無從而得乎特貴公子俠客之
 樂也非大人君子之樂也今予名曰宜秋其義大矣
 四五月間麥秋至登樓眺遠黃雲萬頃瀟瀟四野七
 八月間禾黍盡實東臯西疇葱蘢散漫茫茫蕤蕤極
 目無際有民社寄者值時年豐置酒邀賓親禾黍之
 盈疇金穗累累異畝同穎聽老農鼓腹謳歌帝力則
 心豈不樂乎苟七八月之間旱苗將稿矣或水潦橫
 流浸及隴畝野生螟螣畧無禾苗農夫田婦哭泣相對
 則心寧不憂乎其心之樂也舉次相屬作為詩章歌
 樂太平勤政恤刑慎終如始荷天之休作人父母其
 心之憂也天災歲惡人咸乏食食不足則饑餒生焉
 盜賊出焉且夫饑餒生則人不聊生矣盜賊出則竟
 土靡寧矣其當省躬自責果刑濫有東海孝婦事歟
 抑政有不舉者歟抑賄賂請謁行歟敬天之戒改過
 備首庶乎可以弭天之災以至年豐穀登免饑餒盜
 賊之事也然則登斯樓者非徒憑高眺遠傾銀烹羔

鳴鍾擊鼓列翠鬟羅綺雜管絃之為樂蓋亦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也其水光山色風月佳景特未事耳付之騷客詩人登道歷覽一觴一詠以寫情寓懷豈比夫春景美麗公子俠客賞花踏青雕輪寶馬携妖姬麗人尋芳逐勝圖一時耳目之娛樂為無益事耶由是而觀樓之有補於政教多矣名之宜秋不亦宜乎客難而退因召管子命墨卿書之為記云

巡撫都御史即墨黃公嘉善漣漪軒記

問仕於此者曰為戎是詰鉅統旌纛是耳目蓋其識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南薰之南塘字川張公與南潤楊公所以相嗣修之以備燕閒之適者歟余叨撫茲鎮之青月鎮務既稍稍舉則詢其所為南塘者往觀焉維時淵涵停蓄塘水無恙而經亨劉之後風景彫蕭氣相條淡雖佳勝在眼若障若翳無能與懷抱相觸發及詢楊公之所作知止軒者則已化為煨

燼無復存矣余悵然之俯因思茲鎮故所稱塞上之江南茲塘故亦有西湖之號蓋古名寧為西夏云者正謂其地與中夏埒也勝槩實在於此而使二公之高踪湮滅不傳將為也靈所笑一日語觀察高君亦大以余言為然及再越月則已披故址繕頽垣蓋構介藻悉還遺制凡軒於前者四楹廳於後者六楹左右各有廡房各四楹軒前一切迫塘而峙塘之中有亭屹然孑出水光上落成之日適薰風乍來邊潯款洗余與元戎馥亭蕭公挈榼命酒款集廳事既而散步掉楔之下極目隄岸之杪則百畝一鏡天水一碧蕩搖游氛沉浸倒景每冷風徐徐渡水而至輒飄然欲羽乃登舟進楫浮游中央溯沿四際時見菱菰藻荇茂密參差戲鷺泳鱗飛躍上下而繞岸綠樹婀娜翁鬱成如拱揖而勸綠醕環向而送清陰者已乃舍舟陟眺亭上遙見賀蘭屏翰於西北黃河襟帶於東南漢唐兩渠分流左右余曰虜在吾目中矣長甯而返既抵軒因謂元戎蕭公曰夫斯地非范文正之所嘗經畧者邪悅使楊志也後樂范志也非斯地也

紛擾紮柵之意與與擺脫必斯地也鉦鏡旌纛之節孰與主持吾之志在伐檀之首章矣為名其軒曰連猗夫惟悟連猗之旨者然後能對連猗之景然後能樂連猗之樂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其以是乎故又為之題其坊曰濠濮間想蓋易曰為漸于磐飲食柝衍意悠悠濠濮之興微斯人吾誰與歸

巡撫都御史古蒲楊守禮知止軒說

亭南方塘一區活水澄澈南澗子甚愛之遂命少加修濬可以浮舟因作一舟僅容數客池之南構小亭三楹亦足少憩也北為門以便出入四垣以牆牆內外各樹以柳不月餘而成在邊方亦奇觀也南澗子暇日携酒肴同元戎兩泉子副戎峒山游擊松菴僉憲味泉會飲於此鼓柑傳觴啓扉待月柳陰映水碧波澄空鼓吹擊浪歌聲遏雲觥籌交錯醉忘形骸兩泉子欣然持觴顧予而酌曰此地此樂百年所無不可以無名予應之曰名為知止不亦可乎衆方訝然予索觴酬衆遂申之曰天下之事貴乎知止而人情

每不知止故古人以止名水蓋忠節積於平日臨事果不爽耳此誠得止也後人不及古人可不求所以知止此特一節耳事之變也吾人安享太平之世當功業可為之時不可不知止也夫人情莫大於憂樂憂不知止則鬱鬱則傷厥情樂不知止則蕩蕩則喪厥志亦莫大於富貴富貴不知止則無所紀極奢以敗厥名三者可不慎乎若夫邊事孔殷籌畫未定鬱積於中憂將如焚可會於此一菜一魚或觴或詠莫若舟中共商夫治理促席臺前閑籌手兵畧憂不可極也時或虜帳遠遁軍食克足四野熙春萬家樂業可大會於此或饗夫士卒或寄情管絃惟酒無量惟德是將樂不忘憂志常在屬樂不可縱也如于解憂紓樂之時又念夫吾人文武雖殊而腰金拖紫持節握符不可不謂之顯榮相與瀝酒同誓勉圖忠孝撫輯軍民抑奔競戒科剋期休休於窮邊不汲汲於進取雖老於此亭此水可也能於此知止馬則百邪咸息萬慮做當心定性靜身安氣和無所往而不得所止矣且天道不在善聖王不私祿崇德報功出將

入相縱不得此而功在邊陲福流孫子名垂史冊當與河山共之此知止無窮之樂豈止此一亭一水而已敢書此以共勗焉

真南張橋撰遺愛祠祝文序

夏鎮城南里許為逆旅嘉

伏戡亂保邦未危功至偉也明年公去鎮民感恩功德謀於總戎種公勛愈事劉君淮拓故逆旅立祠以祀公前功德在寧者得東鹿賈公海山王公西磐張公祀馬顧庭宇甲隘垣地饜窪祀典未扶嘉靖癸亥南淵楊公繼撫夏肇築赤木諸隘安攘底績謁祀興感乃命所司闢地增垣構堂列庶即祠前斥鹵鑿為塘方數畝為軒南岸扁曰知止園植蒲柳置舟其中可游可泳巍然一壯觀也復稽繼恒山功德東塘毛公五華楊公石湖吳公並祀馬從眾議慰民思也鎮父老歲時伏臘膳牲以饗顧祀典未扶歷地震兵荒祠宇敝壞塘垣傾蕪眾懼無以妥神慰民鑑翁王公嘉靖甲子來撫西夏謁祠興側乃謀之鎮守西

臺吳公命官鳩匠葺宇誅茅飾美增紅檝橋與師儒士大夫議定常祀爰考後賢得聯峯程公南澗楊公潘溪范公鳳泉王公長白李公製主並列共彰遺烈以僉事黎君堯卿副使齊君之鸞均樹勞績錄配祀享取諸蓋棺事定之中績其在位榮烈不與馬即秋仲次丁公撰文一章遺通判張大芳率諸將吏往主其祀牲帛祭品有式議每歲春秋仲月次丁之辰蓋祀為常橋曰古之載在祀典者所以崇德而報功也諸公輩沒世而論定雖其勛猷不一要皆德望有徵功業可久所謂法施於民勤輸於國禦災捍患者非與顧其祀禮三舉而後備豈非有待而然耶後之人睹遺蹟而興起焉其裨於治理不淺鮮矣乃命刻其文於右使上祀者永歌以降神云

三山陳德武八景詩序

番陽陳宗大好事而嗜詩者也

善褚裝潢為長卷千繪事者圖寧夏八景繫同志詩于後屬予序之以重行色予曰山川景物在處有之

以人而重金華八詠沈休文倡之盛山十二詩韋得
 載首之號州二十一詠韓退之和之後以八景命題
 則無地無之然不過寫風雲雪月之清奇禽魚花木
 之閑麗以洩其得喪哀樂之情也子今挾是而歸將
 為金多致恭耶抑為散取倨耶聞子有倚門之親
 幹盡之子九弟親朋守望間里予不知子囊中之金
 足具甘旨食饗以叙平日之驩否而與偕與恭奚居
 之宗大曰富貴顯親人孰不欲是有命焉不可幸致
 也請試觀斯夏之境內其遠者曰黑水故城邇者曰
 夏臺秋草當其勢之方張蒸土校雖以固永固增金
 索幣以居強大一時之鍊騎健兒歌樓舞榭今皆變
 為寒煙鞠為衰草而已亞於水曰黃沙古渡但見風
 波浩浩鷗鷺為欲墮河壘樵紅葦花飛白昔之車塵馬
 跡皆為狐兔之區而輕舟短棹長年三老之屬已移
 於高橋揚家渡矣附於白臺曰長塔鐘聲惟見折觚
 刊稜倒影在地向之念碧莊嚴幻為瓦礫之場而追
 蠡解紉已徙於成樓矣郭之南下春煙靡靡柔綠如
 染秋風颯颯黃葉誰惜是曰官橋柳色送故迎新離

歌別酒攀折無筭吾不知其幾榮枯也郊之西北蒼
 蒼注注如藩屏如保障盤踞數百里時呈六花以告
 豐歲是曰賀蘭晴雪此天以表裏山河限固疆域者
 也山之東曰良田晚照河之西曰漢渠春水襟帶左
 右膏腴幾萬頃因昔之功為今之利荷鍾成雲決渠
 為雨吾成士衣食之源所當勤勞之地也蓋庸情勞
 則思思則善心生善心生則能守其身而不失際無
 事之日為太平之人俯仰今古得不足恃失不為耻
 耕鑿之餘游戲翰墨吟咏性情以和擊壤得非生憂
 患行貧賤之謂乎念自濠上應募繇武功移于斯將
 彌一世所閱金多散聚存亡者衆矣吾今獲保遺體
 而歸定省之暇敷斯言於北堂之上是以致吾親之
 驩兄弟子孫親朋閭里亦聚驩焉非惟可以取驩亦
 可以垂教子孫使之服勞思善以守其身庶無負於
 名教又何彼縱橫者恭倨之足云予作曰子言良是
 前言戲耳雖然予公矧言輕不足為子重將道中華
 觀望之邦抵西江文章之奧遇有退之得載休文華
 人出以取正更求其大手筆以發揮之俾塞上之景